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易象象述卷一

詳校官太僕寺少卿

臣

李廷欽

通政使司副使

臣

莫瞻菴覆勘

總校官進士

臣

繆琪

校對官中書

臣

孫球

謄錄監生

臣

張永浙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一

周易像象述

易類

提要

臣等謹案周易像象述十卷明吳桂森撰桂森字叔美無錫人嘗從顧憲成高攀龍講學東林又從武進錢一本學易一本嘗著像象管見諸書桂森本其意而推闡之以成是書名曰像象述明師承也經文用注疏之本惟

刪其卦首六畫卷首列像象金鍼一篇標舉
大旨卷中所注皆一字一句究尋義理頗有
新意可參據桂森自序是書成於天啓乙丑
其原本上方有朱字評語稱景逸高先生批
者為攀龍不署名者皆出一本考攀龍之卒
在天啓丙寅當猶及見一本在萬厯中為御
史建言黜死天啓辛酉已贈太僕寺少卿不
應及見蓋桂森以萬厯丁巳從一本於龜山

已草創此書隨時商定自序所謂間有所述
以呈先生先生為面訂之惜未半而先生曳
杖者是也然則桂森是書具有淵源非師心
自用者矣乾隆四十三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

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 臣陸費墀

周易像象述叙

像象述者述啟新先生錢子之易也先生有像象三書
曰管見曰像抄曰續抄其大旨以乾坤兩畫為人儀以
天地雷風水火山澤八物為人象而謂之像者以全象
備於人則人必成其為象斯成其為人也惟知像象為
人而乃知一卦一爻皆人身中物爻象之辭皆言人身
上事故易至深也而實至顯至賾也而實至近聖人曰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存乎德行其示人之意

亦親切明白矣先生三書外又畫人象圖以析其義斯義也啟鑰開關無異以司南指來學之路也然則先生之書詳矣又何必述乎蓋森於庚戌受業得覩管見於癸丑設臯比延先生於東林得覩像抄隨讀隨聽而見先生之言不盡於書也又於丁巳負笈龜山得覩續抄朝夕從遊而見先生之意不盡於言也於是間有所述以呈先生先生為面訂之惜未及半而先生曳杖矣自是朝而讀夕而思更八寒暑而成帙夫先生之書猶不

足盡先生而況述之者又安能彷彿先生乎然而寧述
焉者使有好易者見之知像象之旨其意不在於言而
言不在于書若此天啟乙丑仲冬望吳桂森謹識

像象述金針題辭

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此禪門語也儒家之意不然凡不可得而授者巧也鴛鴦也可得而授者矩也金針也有得金針而不必巧者矣未有無針而能繡者也是書所言非易也而有讀易之法循其法象象爻爻若有線可通者變而通之特存乎人焉爾書未嘗出于啟新先生而矩則出于先生故謂之像象金針云讀易之法先看陰陽陰陽大分明然後看八卦八卦性

情得然後看六十四象六十四象卦名識然後看彖辭
彖辭明然後看三百八十四爻義爻義得然後看小象
從源察流始知條理脉絡一一分明聖人下字下語都
是因物賦形化工神筆極擬議之工句中有象字中有
義句句字字有个緣故下落無一个閒文雜字與詩書
文法不同識得一分才有一分可進通得一路更有一
路可通故學易者无中止无窮盡没身已爾 何為陰
陽大分要知陰陽是兩非兩是一非一以其質言之有

大小貴賤剛柔動靜之截然不同是陰陽兩也以其用
言之剛大所以主柔小非柔小亦不成其為剛大柔小
所以承剛大離剛大便不成其為柔小故用九用六總
是一用所以繫辭曰陰陽合德又曰天地設位而易行
乎其中天尊地卑乾坤一定易便行乎其中蓋有尊有
卑便是易此所謂一也何也大統小貴統賤原是一也卦
卦爻爻聖人立象繫辭無非明其一者而已何為八卦
性情陰陽交而成八卦因其分不同而有八樣性情乾

初交于坤而成震一陽在二陰之下自然動而上故震曰動也則一陽在二陰之中為陷在二陰之上為止三男之性情分矣坤初交于乾而成巽一陰在二陽之下有漸以入之象故巽曰入也則一陰在二陽之中為附麗乎陽在二陽之上為下悅乎陽三女之性情分矣三男三女又有不同之情震坎艮以剛為用只以一剛爻為主其情直遂而專一巽離兌以柔為用不以一柔為主却仍以剛為主故巽兌重剛中一爻離重上下兩爻其情

委曲而不專一无非剛主柔承之義也若純乾三剛則知其性情惟是一健純坤三柔則知其性情惟是一順何名為健因其動而不息見其為健試觀宇宙間造化生生不已曾無停待都是這個乾道不息何等樣健所以人在人心天理流行无一息不運是人之乾德也只是健也能順此天理便是人的坤德天理發動處便是震德理欲不容混而險峻處便是坎德詣極而止于理處便是艮德巽入者低心下氣巽以入此天理也離麗

者虛中以附麗此理是為真明也兌悅者樂循天理為
悅也此之謂八德八德既明則相摩相盪六十四象出
矣何為六十四象八卦互相推盪有六十四樣大道
理聖人看得這道真切難以名言故卦畫六十四樣每
卦定一卦名以象其物宜命名雖一字發揮卦中義理
至精且備一字中常包涵數義如震字有動之義有恐
之義有起之義如屯字有盈之義有始之義有難之義
如需字有待之義有養之義有須之義六十四卦命名

无不皆然聖人極擬議之神方掛出這個象故曰立象以盡意又曰八卦以象告若夫乾卦所象元亨利貞等辭是乃發揮卦中之德與卦中之用要觀象玩辭必觀明卦象然後可以玩辭故夫子於彖傳中必先詳說卦名把兩卦相推盪妙理細細分割每卦必先從上卦連下說一句又從下卦連上說一句如蒙則曰山下有險需則險在前皆就上卦說起也蒙又曰險而止需又曰剛健而不陷從下卦說上也所以說知者觀其彖辭則

思過半矣卦象不明如何觀得辭若把這兩象相合處看出往來之妙真是爻位吉凶大段可以了了彖傳之後又繫以大象大象上一句正闡明因象命名之義如八純卦乾曰天行坤曰地勢坎曰洊至離曰兩作震亦曰洊艮曰兼巽曰隨兌曰麗字字奇而玄玩之有無窮意味至於六十四象或曰上有下有或曰在上在下俱有個緣故非漫然落筆其義全在兩卦一往一來之間凡在內卦為來為主在外卦為往為用此易中往來大義

也所重在來而內卦則大象先設下卦所重在往而外卦則先說上卦一字推移務尋分曉若夫訟之云違行泰否之云交不交豫之言出言奮剝之言附无妄之言物與大過之言滅家人之言自出豐之言皆至添換字法之間其義至精至妙立卦命名深意寓於一兩字中從此研求易方有門可入也何為三百八十四爻義六爻之義易以貢蓋一卦一个道理而用處却有六樣皆因時位之不同故曰六位時成惟不同則有宜與不

宜而吉凶悔吝於此分矣六爻之義全要明白這吉凶
悔吝使人知所趨避所繫爻辭正為辨吉凶也故曰辨
吉凶者存乎辭辨得吉凶分明變化之道使曉然在其
中所以說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言天下之至動而
不可亂只是說易家到吉凶之故多不分明大約只以
卦畫剛柔與爻位陰陽之合不合定其吉凶細看來殊
不盡然不知繫辭末章自說分明曰愛惡相攻而吉凶
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又曰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

凶或害之悔且吝但是要知六畫卦相與相取之情須先辨明了三畫卦之情先以六子言之震初一剛自然无不吉若二柔中爻近剛庶幾猶可已不免乘剛之悔第三爻遠初剛則凶吝多矣艮一剛在上為止主多吉二爻柔而得中初爻遠剛為未定之止不如二爻矣坎中一剛既陷于二柔雖為主爻不能全吉若下一柔能順剛猶或可也上一柔揜剛其凶必矣巽兌兩柔卦柔爻不能作主以剛為主兩剛爻不可並主只以剛中

為主故二卦之中爻無不吉者巽之初柔順于剛下多吉
兌之柔爻揜于剛上凶也宜矣巽之上二剛多不吉剛
過則易燥也兌之初剛多吉悅之始剛則得正也離中
一柔麗于二剛之間為柔爻中最吉而剛爻本宜吉其
中有不吉者在下一剛或明而未透在上一剛或明而
至于過露也此吉凶相半之道也如乾三爻宜全吉而
上爻或有悔吝以剛道而極則當辨也坤三爻初與中
爻無不吉而上爻時有不吉以得則坤柔為順之極失

則坤陰為閉塞翕合之極也此八卦一定之情也總其
大要不出二語曰尊陽而卑陰貴中而賤極故繫辭云
設卦以盡情偽情偽何由分以陰陽尊卑貴賤而分也
其謂之相與則以兩卦一上一下言之如震動也宜從
根動則在下卦為得情在上卦不如矣艮止也宜止于
極則在上卦為得情在下卦不如矣坎剛宜出而在上
不欲其陷而在下離明宜反而照內不欲其露而向外
巽柔善下在下愈吉兌柔善悅悅于內則凶以此觀相

與而得不得之情見矣其謂之相取則以應爻與近爻言之凡相應之爻柔在上剛在下則成交以柔本下行剛本上行也剛在上柔在下則不能成交

細察各卦中爻辭可見

凡相近之爻剛在上柔在下則為順而從柔在上剛在下則為逆而乘能交則遠而可以相取不能順則近而不能相取

二句可以互觀

以此觀所取而得不得之情

見矣由此推求乃知吉凶悔吝有个天然之故六爻時義其至不齊底却是個至一定底故曰易以貢聖人所

繫爻辭多不得此子少不得此子不過辨別這吉凶之
故明其故則因不相得中便知所以相得之道剛柔之
間一進退推移便成了變化故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
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
謂之爻此觀爻之法 六爻之辭夫子詳以小象非如
後世訓詁之文也皆因爻辭有險易其深義難窺故又
闡發一番畢竟于爻義相關有必不可少者方纔說出
其旨大約有數等不可拘文泥義作一例看有反文以

見義者有補文以盡義者有先文以起義者有後文以
申義者有另文以發義者有偏文以舉義者有隨文以
明義者說易者但知隨文明義一法所以不能盡通衆
象因而支離其說試詳言之如大壯六五爻辭喪羊于
易无悔吉辭也象則曰位不當恐人誤認无悔故反言
以明之夬九五爻辭中行无咎象則曰未光也因夬五
有柔在上要无咎甚難故亦反言以明之此反文見義
者也如補文盡義者篇中甚多不勝舉而六爻皆補則

于復家人兩卦可見如復初曰修身二曰下仁三曰義
四曰從道五曰中以自考上曰反君道家人初曰志未
變二曰順以巽三曰家節四曰順在位五曰交相愛上
曰反身皆于本爻中發出精意此補文盡義者也如臨
之六二曰未順命也本爻並無此義只為三爻有甘臨
之弊故于二先危之言雖无不利猶當知有未順者在
此先文起義者也

大槩兌柔在上則兌之中爻皆有不
足之辭如萃五夬五皆曰未光聖人

无非先為
兌柔防也如小畜九二曰亦不自失也蓋為初爻有自

道之文故二言亦不二字此後文申義者也其另文發義者如屯初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爻辭只有利建侯象文直發侯之所以當建以其得民之故如益初曰下不厚事也爻辭只有大作象文則說出惟其下無事任所以大作方得益二爻一例也又如姤之九五曰志不舍命也直把有隕自天心事發出又一例也皆為特筆此另文發義者也如姤之上九爻辭說吝又說无咎兩意並列象文只曰上窮吝也豐之九三爻辭折其右肱无咎象

文直說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不提无咎此偏文以舉義者也以上數則俱先會其意然後可以通其文即隨文明義中亦有深意如无妄六三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遯九四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直述爻辭不加一字然其中自有意義俱要理會至于當位不當位二語象中疊見最為難看只如陰陽爻位之說如需以六居上而何以曰不當位噬嗑以六居三居五而三既曰不當五何以又曰得當似為難曉若以吉凶言之六爻皆當

位无如既濟皆不當位无如未濟爻辭宜大相懸絕乃
既濟初剛曰曳輪未濟九二剛失位矣亦曰曳輪既濟
九三曰伐鬼方未濟九居四矣亦曰伐鬼方語殊不異
其無關吉凶之故可知也看來當位之語多只見于三
四五之位則位以有尊位无尊位言也必居其位者是
卦主如震之剛巽之柔等爻或為全卦最重而用事之爻方可言
當位不當位蓋各卦之情不同則所云當位者亦不同
非可一則槩也大抵易變動不居不可為典要全要在

時宜上觀玩此為至要之訣如无咎貞凶之文象中先有幾樣解皆因卦情而異也可為明證 易只是一理而已所以萬殊皆備元來只是一個所以時時變易原來却是不易此理甚大天地不足以盡之故曰乾為天坤為地與為園為君為母為布等一樣並列蓋理形而上天地雖大亦是有形而為器者也由此觀之所云象者非特雷風水火山澤為舉一物以象之即天地亦不過以一物象之也六十四卦中非特井鼎之類為舉一

物以象之即如師訟等名亦舉一端以象之也蓋象以象此理非專言此一事若一卦只就一事看程子有言易可以六十四事盡矣然而此一事之理未嘗不盡于其中也爻也者則所以效此卦者也卦如一物却有六樣用處乃有爻故爻義必須就本卦求必無卦外更可別起一義所以篇中爻辭或此卦同于彼卦

如壯二只言貞吉解

初只言无咎他爻同者多

而其來歷截然不同一一要分明大抵此

卦之必不可混同于彼卦一爻之義必不可再闢于一

爻各卦之象各爻之辭總攢簇一片如物之聚成一器
其中空缺一件不得錯雜一件不得天成一塊道理方
見易中金玩所以說六十四象是出六十四樣頭面其
實只此人也三百八十四爻是有三百八十四樣動作
其實只一人之動也學者貴識此說易從來有數則
曰乘承比應曰陰陽爻位曰變卦此三者程朱皆因之
夫乘承比應之義顯而易窺然細察之聖人于柔乘剛
未必言凶剛承柔未必言吉剛柔相應未必言吉不相

應未必言凶剛柔相比亦然則又顯然不足據也陰陽
爻位之義已詳上條至于變卦之說尤為難定若云從
某卦變而來則何卦何爻不可變安知從此卦來若云
吉凶因變而往則爻爻皆有變安知吉凶從此而定四
千九十六皆可變也以此說易不勝煩矣三則之外有
說曰雜物撰德即中爻互卦之法有說曰先定主爻二
說程朱不用夫泰六五曰帝乙歸妹明乎雜一歸妹卦
也師曰長子帥師明乎雜震為長子也萃之三象曰上

與明乎言雜巽也然因雜撰而定吉凶似為舍本尋末

且所云辨是非者雜震離巽多謂之是雜坎艮兌多謂

之非未謂通論其中間可雜者止十六卦

乾坤剝復順
大過家人睽

大姤蹇解漸
歸妹既未濟

餘不成雜非大全之義也每卦定一主爻

觀爻辭多合然不以五位為主則以剛柔卦定主

男卦
主剛

女卦
主柔

若咸六爻无定主爻辭若主四非尊位非卦之重

爻也恒亦六爻无定主此又不可盡曉者也近又有錯綜

之法

乾坤坎離以剛柔對錯震艮巽
兌上下相綜其說出來知德

據坤卦上六言龍

明為錯乾之義其主爻中取象歷歷可據第繫辭明言
錯綜其數今以之言象難以為準的矣大抵易理無所
不備其看法亦无所不通聖人說易皆舉一隅以示人
故程子曰再說一部易亦可如前數則未嘗不是易但
執一法以槩象爻則未免驅易從己之病愚意只當因
辭求法不當執法看辭辭中所有如前數則皆可說易
辭中所未有一法不拘也以此為定則易有最難曉處
是序卦夫子只就義理上說得連續文王此序實通乎

造化故歷代推算家只照得此序興衰治亂萬古不爽
京房易至以卦氣挨歲挨日亦无不驗不知何故直把
一個造化範圍定了說易家无能及此涇陽顧先生曰
易有卦名卦畫卦序三者玩不盡可為知言 先儒看
易條例當曉者甚多其有最要最精為易中真血脉者
不可不拈出程子曰上天之載无聲无臭其體則謂之
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命之于人則謂之性
又曰體用一源顯微无間邵子曰體在天地後用在天

地先又曰天根月窟間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張子曰
兩故化一故神錢子曰卦者掛掛出一太極掛出一個天
地儀象于人身使戴天履地之人皆知有參天兩地之
事業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象象述卷一

明 吳桂森 撰

乾元亨利貞

乾者健也陽之性也元大也亨通也利宜也貞正而固也

易有太極極一而已一而兩兩而四而八而六十四
要知六十四不出乎八也八不出兩也兩不出一也
以其畫而奇也象一謂之乾畫而耦也象兩謂之坤
其實奇耦无二畫乾坤無兩體耦者奇之分乾者坤

之主也故曰闢戶謂之乾闔戶謂之坤闔闢兩也而
戶惟一知此則知乾之為乾非專指六畫純陽象其為
乾凡爻中一百九十二陽皆乾也豈惟陽爻為乾凡三
百八十四爻皆乾也全易所言无非乾之變化也明乎此
義然後可以觀乾卦 易无始何從說起從動而陽處
說起曰乾乾不可名有四樣德可名曰元亨利貞四德
不可見其生物處可見 觀一物可以知天地 所以看四德須就物
上看方得分曉凡物何由生有个始其生者這是乾

之元一生自會長育成就此所謂亨然生一物自有
一物之宜如宜動宜靜宜陽宜陰有宜便有用此所
謂利自有生後到底完完全全不失這生理此所謂
貞其亨也利也貞也自一有生時已完足此理所以
元為大始然畢竟到得貞方纔利者利亨者亨則元
為圓滿所以貞為終其始周子曰元亨誠之通利貞
誠之復一部易皆為利貞二字而說卦皆有
利貞字論四德
大而亘宇宙小而一事物无不該貫非言說可盡如

諸儒一向相沿配春夏秋冬者頗為易明然只說得
流行之四德還要著其全體就四時言之合春夏秋
冬總一元氣也其循環流行不已者亨也春生夏長
秋歛冬成利也時春時夏時秋時冬不失其正則貞
也其有元則有亨天道之自然惟夫元亨同而利未
必利貞未必貞則因終之不同而始之同者亦失本
然矣即如四時之序豈非天運自然而儘有春行秋
令冬夏反常者則元亨而不利貞之故也聖人於此

處者得非有體乾者以克盡其道不能貞得乾元此
易所以作而獨歸其責于人中庸曰誠者天之道言
元亨也誠之者人之道言利貞也四德易之入門須
認得真切味下文象傳與文言其義自見

觀繫辭雷
動章六子

藏于坤皆乾以君之也又觀乾父章有父然後有母
然後生男女則元字之義明矣觀出震齊巽章八卦
流行無息則亨字之義明矣觀神妙萬物章八卦各
妙萬物則利字之義明矣觀天地定位章八卦相錯
至紛雜也而一定之體
不改則貞字之義明矣

初九潛龍勿用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剛健中正澤
及於物物所

利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九四或躍在淵

无咎

淵者上空下洞深昧不測之所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上九亢

龍有悔

亢者過于上而不能下之意也

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乾六爻取象於龍者震為龍象乾之動也天有雲雨非龍不施行聖人有雲雨非動不見六爻各一其時各一其動故六龍各有其變化各有其雲雨不以潛而為无不以飛而後有六樣一般是聖人神功妙用當其潛則潛勿用便是潛

龍之神通見龍則已出於潛而見於世矣聖人之不在高位而德足以用世者也見龍之雲雨滴滴點點可以生養一世利濟民生故曰在田田斯民待以生者也見龍聖人出世天下都曉得有中正之德可法可則所以利見大人謂九二大人天下所利見也九三言君子就人身上說龍德凡物屬陽者晝動夜息屬陰者夜動晝息惟龍德剛健晝夜无息君子終日乾乾又夕惕若方是真龍德又何咎若字可味无惕

而无乎不惕也到四在外卦已是出而為世用了謂之躍躍字正對潛字此時謂之潛已非可潛謂之飛尚未得飛所以躍而曰或正是兩在不測之境須要先立於空虛不測之地惟淵者既空又洞靜深之極可飛可潛不得而固故躍必於淵聖人用世不有个淵深不測之所為藏身之密者如何得進退上下惟其變化而无礙所以說惟天下至誠淵淵其淵有淵淵方有時出此龍之躍必在淵也在淵之意要深玩

九五則飛矣飛龍雲雨能使物物普被天之所覆无
有不利聖人在位直使盡天下人各得其所无不覆
幬於聖人之天此之謂在天也舉天下在聖人之天
則舉天下利見此大人矣在田在淵在天三在字重
看至於上則龍而亢矣以龍德言何至有亢其亢者
時為之也時值其亢愆陰愆陽皆謂之亢龍不能違聖人值其
亢聖人亦不能違所以不免有悔然雖悔也惟聖人
善憂其悔憂悔吝者存乎介故時雖亢也惟聖人不窮於亢

至於亢而不害其為龍然後見變化之神而聖人功用為極妙故以此為乾道之終總而觀之位雖六樣然在上位者以飛龍為極則在下位者以見龍為極則有一聖人在下可以使人皆識所趨向開得天下之眼此利見二之大人也有一聖人在上可以使人皆得所依歸滿得天下之望此利見五之大人也乾始利天下无利於此矣

本義中五利見二二利見五是餘意不必泥

凡易

中所言利皆如此非為一身一己言利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百九十二陽爻之通例也剛而能柔吉之道也

六龍分明有六樣變化雖然是六樣變化都只是
一樣龍其潛見惕躍飛亢時至則然惟其所用可以一
身備六樣變化亦可以一身各成一變化總定不得
何者可用何者不可用故曰用九見羣龍无首首者
定一尊之謂若有首見便是主於一主于一則是一
龍之用非羣龍之用也而龍非變化之龍矣惟見羣
龍則可潛可見可惕可躍可飛可亢臚列條分惟吾

所用惟見无首則隱見一機出處一時渾无轍跡皆成妙用自古大聖或君或相或師或用世或出世總非先有定局此所謂化裁之變推行之通也故繫之曰吉總六龍皆无首見則吉也用九用剛也剛戒為天下先故要去首見无首便剛不以剛用成變化之門矣用九之妙何如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象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釋元義也元大也始也乾元天德之大始

故萬物之生皆資之以為始也又為四德之首而貫乎天德之終始故曰統天雲行雨施品物

流行

釋乾之亨也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即始

元也終謂貞也不終則无始不貞則无以為元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

和乃利貞

釋利貞之義也各正者得于有生之初保合者全于已生之後

首出庶物萬

國咸寧

蓋嘗統而論之元者物之始生亨者物之暢茂利則向于實也貞則實之成也實之既成則其

根蒂脫落可復種而生矣此四德之所以循環而无端也然而四者之間生氣流行初无間斷此元之所以包

四德而統天也

乾元一象聖人把三才一源處從頭說出識乾元方

知人與天地是一个何為乾元即本彖性命二字也

乾元非是萬物未生前先有一个元以資其生也試
看有生以來形形色色何止萬萬其生萬萬其情物
物各具一性命而性命何曾有兩樣是知萬者皆從
一而出也一者元也即以易理觀理只一个理有一
便生兩生四生八八又生六十四生三百八十四以
至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何者不統於一則一其起頭
也統宗也全體也故贊曰大哉乾元而謂之萬物資
始細看來天壤間雖一蠕一動一草一木遡其由來

必有自始何者不從乾道一始中造端无乾元則性命根宗何自來所以曰資始資有二義以其出有源則資本也以其出无窮則資藉也如此說來天還是
一物必竟屬陽屬氣就有物可名少不得資始於乾元故曰乃統
天統天則無不統可知矣乾之始是性命之自始所
謂元也人試自思形氣本於天地何為吾之統天者
則乾元睹矣物雖同一資始然萬萬其生者萬萬其
理一物一則如品之有定者然只看天壤間變變化

化一樣一樣流行出來流者如水之從源流出形者

如物之自內形外

形只是現出來未到成形也禮風霆流行正此二字

這孰流

形之乾之施行也故云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言雲雨

者物之變化不外二氣絪縕感而為雲和而為雨皆

乾之所為也

謂生意所動即雲雨

這個流形皆乾元自然之

呈現性命之自流形所為亨也此以上彖明元亨兩

字乾所以始萬物者如此然既有始須要終其始如

何得終其始大明方得終其始何為大明即本彖各

正二字也既是品物流形則各一其品便各一其性情所謂一本而萬殊也然萬殊中物物具一乾元必乾元如此以始之還得如此以終之不但一物有終必物物各能有終方得言大明人試細看即含靈一物莫不有个自條自理的知覺无情木石也有个不移不易的物性

剛柔異質
五氣異用

有始來何嘗不分明後來

豈能盡完其始即人自體驗天明一竅何嘗不從頭

炯炯只是後來豈能到底如初所以大明方謂之終

始明不明之介正是利貞不利貞緊關聖人一口道
破蓋只說个始萬物同源有何分別說到終其始則
一本者萬殊直到萬殊者同歸一本方是完成如此
則天地不得尸其功而唯體乾聖人有全能矣下正
言其事也 如何方得大明只為這乾道一流形出
來便有三便有兩三者三才之道也中有一物必有上中下三等有一
事必有始中終三候兩者體用之道也內外上下動靜本末兼三才而兩
之所以等其大約有六樣位當其位行其事便有六

樣時這是天然品則故曰六位時成有一個位自有
一個當動道理此動乾動也龍也雲行雨施者也因
其時乘其位此之謂時乘六龍六龍乘則純是天道
周流把一個天隨我運動團團旋轉故曰御天車之
運行御者司之天之運行惟我司之是以我御天也
御得天何所不利皆性命之美利所謂利也六位就
是乾道六樣變化時乘六龍則豈惟六樣直有千變
萬化皆是乾道矣如此纔是開物成務己性盡人性

盡物性盡各正性命也却不完全全一個乾元本體太和元氣方纔保合而無歉所謂貞也

太和字狀性命妙處

此段象明了利貞二字元與亨是一事故只提一元字利貞是一事故總結曰乃利貞惟四德完全纔是乾德叫得首出庶物纔有了首成始成終萬國咸寧矣說到首出天地无權惟人自為之出故御天人御之也統天亦人統之也人豈徒與天地竝而為三合天道地道方為人道耳論凡與聖資始處是同流形處是同

其不同是大明處不同也明之本來亦何嘗不同所以明其明者人事則大不同只為有生以來把這天明一日抹殺一日所以永无首出之期若得大明中天則乾道變化一齊湊手是以後天圖推離明居乾位明便是人之天也所以統天者在此四聖作易无非要提出人這點乾知故曰乾以易知非此明无性命亦无學大學首明明德易上下經終離卦終事始事只此一事而已體用皆乾大明終始也

統天御天一篇中兩大關鍵統得天人原是三才統體之人御得天人方是兼體天地之人乾道變化都是太和元氣流行宇宙間一物失和如何貞得乾元故保合太和乃利貞保无失也合无虧也

乾象該一部全易乾元曰統天便是八物兼舉動靜相生陰陽來往便是雲行雨施成象成文雷風水火山澤一一發現是為品物流形西北一下大明中天萬物相見是為大明終始震為龍變化之始自出震

而成艮是為乘龍御天一卦六樣變化八卦六十四變化以至每卦六十四變是乾道變化總完得一個乾元是為保合太和乾為首乾字到手便是首出庶物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象者像也要人去像這象乾為天只看天行健這乾德便分明可見所以天為乾象人若一息不行健如何像得天象故君子以自強不息以字全是自家著力自強不息君子之乾德也便成天象六十四皆要

成象自字要認 一日不自强天行息於一日一時
不自强天行息於一時終身不自强其人雖存天道
已息矣故君子時習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見龍在田德施普也終日乾乾反

復道也或躍在淵進无咎也飛龍在天大人造也造猶作也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陽剛不可為物先

初日陽在下也人知陽升而在上發生萬物其功用
大不知斂而在下原有生生功用天地生機不有蟄

藏如何得有發育龍德時潛正是在下功用其位然
也在下與在田在淵在天同一分量二為見龍雖未
居天位其德已足以被及一世故曰德施普也三曰
反復道即復卦之復剛反之反蓋天行所以不息只
為有往有復自春而冬冬則復春若往而不反如何得復要復必
須反人所難是一反不反无復便都有間斷工夫且
不克終日何況終夜都是有累心體君子朝乾乾又
夕惕是時時反則乾體時時復此之謂天行健有反

有復方得貞下起元至日有復所以年年不息朝夕
有復所以日日不息九三下乾之終所以要在此際
反而復躍龍曰進者德業俱在此時進故進則无咎
飛龍德位時兼至天地民物皆在天德造就中上可
以造天下可以造地有聖人天地自成一開闢氣象中可以造人謂
之大人造上九時位已極極則盈聖人德業亦居其
盈惟知盈不可久所以有悔悔則天地盈虛與時消
息者必有道存焉而所謂窮則變變則通者聖人之妙

用於此出矣

六龍之用皆天德也缺一龍之變化非天德執一龍之用亦非天德惟天德不可為首故用九當以无首為見也有首則定于一非天德矣

程子以六龍擬帝舜帝真時乘六龍者也然六龍有分而各一時者有六龍竝用於一時者惟唐虞時六龍竝出巢許之隱潛龍也皋夔稷契或見或惕也舜飛則堯亢而禹躍禹飛則舜亢而益躍此純乾極盛之

世也方成太和若六龍各以時出如泰伯能潛文王
孔子能見能惕湯武能躍能飛伊尹於太甲周公於
成王能亢以一龍御天下者也要知聖人其一各用
時未有不備六龍之德者學聖人者勿問用且問德
洗心退藏能潛乎形著動變能見乎戒謹恐懼能惕
乎溥博淵泉有淵乎中和位育能飛乎窮則變變則
通能亢乎不然能大能小能有能无龍之變化則然
而人猶未能也如龍德何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

貞者事之幹也

幹木之身而枝葉所依以立者也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

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

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非君子之至健元以行此

首段直指出乾元曰仁是也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

體仁是乾元真面目禮義事皆仁也蓋乾元資始是

萬理統宗豈不是萬善一個頭所謂善之長也君長

之長惟其萬善之始元一出頭衆美自然會合來所

謂亨者嘉之會也相耦曰嘉只看二而四而八而六十四那一件不是至美之德都向乾元中流出豈不亨然這會合來的嘉美那一件不是利物的物物有則物物各得其宜何等利就其各得所宜言之義之分辨甚析然總合於天理之自然何等和所謂利者義之和也然這嘉之會義之和不是空虛但有理實實有其事必事事得正都合乾元則叫做貞所謂貞者事之幹也幹是木之本元是萬事之本不貞得元如木有枝

葉无本幹所以貞方是立了幹也

四德總是一元所以乾元君子只有一个體仁仁便是生生之理萬善源頭體仁者直以天地民物為一體如此君子一身便是天地民物命脉豈不足以長人體得仁流形出來都是嘉會三千三百枝分脉貫自然脗合豈不足以合禮時而措之都合天理宜人情物各當无非精義妙用豈不足以和義這等君子之行事件件得正仁體完固所云保合太和此也

豈不足以幹事這叫做乾道行此四德故也然雖云
四德其實禮義不在仁之外所謂事則无非體仁之
事也故本文先提體仁二字在前禮義事三字皆放在下面然後
曰合禮仁合之曰和義仁和之曰幹事仁是幹也四
德原是一其下語一一分明或以貞屬智或以屬信皆不妥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
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
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龍德聖人之德也乾卦六爻皆以聖人明之有隱顯而無淺深

也

潛龍不易乎世不以宇宙之大易其一己也這已破了世局故能遯世而无悶不成乎名獨知獨信一點光輝不露也這已斷了名根故能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心之所樂則行從吾所好是也憂則違之苟非心之所適則違而去之危不入亂不居非禮不進是也

其行其違全在心上看以樂行為出憂違為藏者固非又說憂如禹稷之憂樂如顏子之樂亦

未其必行必違則確乎一定而不可拔所以不可拔

有个根抵在所性根心故也此非人之所可知只自
己可知故无悶不拔正是潛的時中

管寧曰潛龍以勿用為憂泰

伯三以天下讓不易乎世也民无得而稱不成乎名
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
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
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正中不潛而未躍之時也

見龍曰正中天下只有庸德是正中若不庸則不正

不中便都是邪開了邪就是誠存得誠自然无邪无
兩層工夫總只是一个中庸如此言行皆可為世所
法則故足以善世擬言行即所以成變化故德博而
化夫維皇建極不過得中所以龍德在中是為君德
乾以君之人皆有君德猶言德之君也不必君天下
而後為君本義以不潛未躍言中極妙惟可潛龍潛可躍而非潛非躍乃見時中潛龍遯
世見龍善世君子所性隨處充滿无少欠缺遯世減
不得毫釐如何悶善世加不得毫釐如何伐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雖有忠信之心然非修辭立誠則无以居之

九三說進修工夫至精至細忠信者一念不欺是誠意工夫透得欺慊關自然上達不已故進德以之修辭立誠者言為心聲言滲漏即是心滲漏辭上立誠

是誠立于心也此正修工夫故居業以之業曰修又
曰居如治屋者修而後居之也知至知終是致知工
夫何謂知至是德之至處至之是到了至處大學之
止至善也何謂知終是德之全體終之是完了全體
大學之一止衆止也如止仁止孝等譬之射至之是正中紅
心終之則百發百中知至至之則心體得止定靜安
慮中豈不能先幾而照故可與幾幾者動之微吉之
先見者也知終終之則心體緝熙感而遂通豈不能時

措之皆宜故可與存義義曰存者道義之門出於成性存存惟能存所以能應也可與幾則靜而含動存義則動而常靜動靜一致无非乾惕流行則在上在下而不驕不憂德所以日進業所以日富也故无咎

內卦體也屬德屬知至屬下位外卦用也屬業屬知終屬上位然內外總一體故德業等亦无兩事也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為邪也進退无恒非離去聲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

无咎

內卦以德學言外卦以時位言進德修業九三備矣此則欲其及時而進也

躍龍无定位无專主故曰无常曰无恒上下有正位
无常便似不正而邪物以羣分上下之羣不可亂无
恒便似離了羣類即羣不知君子豈是无常无恒蓋
時不可常不可恒惟從時耳力在一及字

乾内三爻說聖人心體一言以蔽之曰因時而惕外
三爻說聖人作用一言以蔽之曰欲及時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
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

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作起也

飛龍通天地萬物為一身能覆物能載物能成物故
聲應氣求極感召之神謂之在天不獨聖人在天舉
一世人物俱登天何也物莫不有天皆與聖人同天
但聖人未作有天不開雖有目而不覩故不相應求
不從不親聖人一作則普天同朗萬物在其間者同
耀光天便是另開一个世界各得其天故百世之下
聞者興起而况親炙之者乎此萬物覩也

聖人與我同類故覩聖人天德者親於上

如賢賢親

聖人地德者親於下

樂利

各從其類親上者萬物育

於上親下者萬物育於下此之謂利見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賢人在下位而无輔者以地則亢而過高以時則亢而極盈在下位者雖有同心同德之賢不得分其猷任其責共其事故謂之无輔言不可得而輔此時聖

人如之何憂悔吝者存乎介正不正之介不可與針
芒惟聖人極深研幾知若何以善其動而不失正是
以動而有悔也動而悔是到底一團乾惕之心

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
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此段言六位之時不同以發明勿用在田等字之義
陽本上行潛龍一下如天道之下濟非龍德如何能

下其下處正是當勿用而勿用也見龍曰時舍舍者
安而居之人要出而有為須先有个安身之處庸德
庸言正是只做自家本等因時安止此所以為在田
也君子進修實實有事君子乾德真要見諸行事所
以朝乾夕惕所行何事潛有潛的事見有見的事非
无事而空為此兢惕也四則出而躍矣曰自試何以自
試試其可飛不可飛也這須立於進退兩虛之境所
以必在淵也飛曰上治居上位而司治世之事畢竟

有所以治者非在天不足以當也上九曰窮乃時
之窮這是天災非人所得免所以聖人不能不悔也
時雖六樣六樣是乾道自然變化惟乾元用九隨時
而用則物物各正各正天下治也故用九吉冠以乾
元二字者六樣時用不同无非一元生氣流行也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

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離下而上
變革之時

飛龍在天乃位

乎天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此段言聖人乘時妙用以發明利見无咎等字之義
陽氣有收斂然後有發育潛正是收斂深固處神龍
一潛莫測其所在聖人一潛亦莫測其所在一毫聲
臭不露故不繫无咎利見莫得而見也見龍出世以
先知覺後知舉一世而光輝之本義雖不在上位然天下已被其化天
下成文明之世詩曰為龍為光是也所以天下利見
與時偕行者時行物生天行不已君子乾乾正與時
俱不已又何咎乾道乃革者乾道時時變革君子進

德修業變易從時唯恐不及則隨時有革皆乾道自然又何咎九五雲龍風虎聖作物覩這豈是人能全是天德惟天德可以陶冶一世有飛龍聖人纔證了天德分量這叫做登了天德之位曰位乎天德比人君天位更超一層故有位天德而又居天位者堯舜也然於此德不加此子有位天德而不居天位者仲尼也其於此德不減此子然為天下利見之大人則一也上九所處者是絕頂一條路亢龍所行亦是絕

頂一路事時之既極聖人不得不與之偕極所以悔也亢龍之德非不與飛龍同只是世所不恒見亦不宜見故不繫利見无咎等辭

這六件時潛時明時行時革時位時極都是自然天則惟先无首見天則一隨時可見乾元用九惟其不主一見所以天則時時見曰乃見天則

乾元用九曰天下治潛龍勿用何以治得天下觀荆蠻一逃而詩頌之曰載篤之慶載錫之光則八百周

基泰伯所開也潛龍之雲雨覩矣又曰乃見天則亢
龍有悔何以見其天則觀東山一避而詩咏之曰狼
跋其胡載震其尾則破斧之征災悔何如然周公不
能自己也亢龍之天則覩矣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
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
下平也

旁通猶
言曲盡

易所以順性命大哉乾元一象明性命也然謂之曰
各正性命則有性命而失正者矣天下豈有不正之
性命皆因不知性中之情都在用情處錯了故此條
專發性情二字以明利貞之義蓋人必有始然後好
說有終然必有終然後方得有始乾元始也始而必
亨者也謂之曰始而亨可見離了元始更无處尋有
終之道然則何以有終只利貞便是有終何為利貞
只這個乾始之性情便極利貞故曰利貞者性情也

蓋惟元初來性情本是利貞然必得其利貞則情方是性情故利貞者乾始之性情也不利不貞非乾始之性情矣惟以性情言利故乾始之利其利至美利盡天下而不可名言蓋乾始善之元也仁也嘉于此會義于此和事于此幹豈不是至美之利利豈不大矣哉

只看二五兩爻利見大
人其利天下何可勝言

然則如何樣情方得為

性情只看乾之剛健中正純粹精便曉得性情至剛

是不屈至健是不息中是不倚正是不邪又不二又

不雜而極純與粹其純粹者又微妙而至精這是人
有始來自具之乾德發而為情天成之妙用此所謂
性情其用處時位不同故有六爻發揮之如不拔也
存誠也忠信也進修也不失正也无非曲暢旁通此
情使同歸於利貞焉情通則俱是美利利天下施而
雨行而雲人人正性命保太和天下所以平也蓋情
而性則好惡皆得平而天下之情无不平矣此之謂
終始此之謂利貞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性命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
性情也中庸喜怒哀樂情也未發性也發而中節性
情也人能性其情則天地清寧四時順序民无夭札物
无疵癘美利孰加焉情而不性程伊川云性其情情其性則侵薄
陰陽舛逆五氣至於夏霜冬雷人物顛倒皆情不正
所致也不利孰大焉故聖人之情必以乾之剛健中
正純粹精為情喜怒哀樂一一效天之動非乾始之
動不動隨時變化六龍時乘通此情也三百八十四

爻皆通此情也故曰爻象以情言惟情出於乾始則情歸於性利貞得其利貞斯元亨不失元亨矣

人於喜怒哀樂細體驗之真是剛健等七德俱備乾元全體在人試看四者有觸即發發不及持死生利害所不能奪何等剛健可喜則喜喜必有則怒與哀樂皆然何等中正一念之發如是萬念如是終身如是何等純粹大感大應小感小應衡量不爽分毫何等樣精但人自失其正耳這情性到得旁通處一人

性其情天下人无不性其情豈不是雲行雨施天下
平所謂乃利貞文言首段重元字此段重貞字相為
首尾之辭

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為言也隱而未
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行俱去聲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
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日可見之行君子之德日日可以行雲施雨惟時當

其潛雲雨之功化不可見于天下謂之未成是以弗
用乃君子必不出而為天下用也不用之權仍君子
自主之行而為世法方成得行 禮記人情者聖
王之田也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
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與在田之義通張橫渠曰心
大則百物皆通故學問須寬以居之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
而惕雖危无咎矣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因而重之爻在其中故三四皆曰重剛重剛疑剛過而有咎非惕非疑不能補其過三雖不天不田猶有在者也四則不天不田又或天或田无在无不在不得以人位定之故又曰不在人疑之者何疑也疑與初之潛體有異也苟其躍而視不可拔者稍移易是變塞也疑正是擬議變化精義入神處如辟河

南之避疑也若无這疑縱是天下歸心亦无異居堯

之宮逼堯之子河南一去而天下歸天命人心一時

湊合此所謂及時也

重剛句明其位之難處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

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

去聲

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

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天地鬼神本无二理特蔽於有我之

私是以牯於形體而不能相通大人无私以道為體曾何彼此先後之可言哉

夫人本至大頭圓趾方分明天地之體開眼見明分

日月之照陽舒陰慘備四時之氣喜善惡惡司鬼神
之禍福只是人形骸為囿都自小了一念顛倒有天
地易位而不知者終身迷謬有白日而自同長夜者
發念乖戾無異春夏之冰霜而秋冬之雷電好惡舛錯
如魑魅魍魎之現形如此何能合德合明合序合吉
凶大人不能出人類而自大能無失其大故人即天
天即人先天弗違人即可主宰乎天後天奉時天必
有待承奉於人天豈能違之鬼神又豈能違之此之

謂統天

中著況於人乎非空語也正發明利見大人句反剔文法

先天後天皆聖

人事也雖然一言之善可以感熒惑七日之修可以

枯祥桑則人皆有可以先天者不可不知

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

喪其惟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

乎

知進不知退是但有進而无退此所以謂之亢

存亡得喪

義不知此正是聖人進退不測之神也何也時為之

也處亢時行亢事不如此便不謂之正蓋惟聖人極
深研幾精義到入神處方曉得進而不退之中有不
進退適合之妙所謂旁行不流是也行人之所不能
行為人之所不敢為只為見得至正道理當如此故
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然謂之不失其際難言
矣非成變化而行鬼神何足語此故曰其唯聖人乎
如桐宮負宸之事伊周此時只知進不知退若有知
退一念天下事不可為矣然陳一德志明農聖人何

嘗不知退當其亢時則不可退然後知二聖之行事不失正也到亢而不失正然後可言性命各正利貞終乾始此正而已故乾卦以不失正要終

總 四聖相傳心法盡一乾卦乾元資始提出仁字是源頭所以體此仁者在性情只從仁字認性情則知人終日應用那一件不是乾元流行所以論工夫自一言一行與夫存誠也主忠信也愈切愈近无非以體此仁論功化通極於天地日月四時鬼神以至

萬有含生極遠極大无非以通此情這體本自昭朗
何待刮磨此謂大明本自不息何待聯屬此謂行健
至於乾乾惕若則終日終夜純是仁體即純是乾元
所謂保合太和此也中庸一書節節根此發揮千年
而下識仁主敬之說是一脉真傳後儒於此處未見
親切輒自立宗門幾混入異端曲學實於易旨未有
窺也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句利西

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坤者順也陰之性也安順之為也貞健之守也

乾坤為易之門六畫陽為乾陽爻一百九十二皆乾也六畫陰為坤陰爻一百九十二皆坤也然陽統陰陰不過承陽故陽以全用陰以半用六陰命曰坤坤順也所以順乾也只一順字盡坤卦之義然坤以承乾无坤亦不成其為乾何以言之陽闢陰闔无闔則亦无闢可言矣陽先陰後无後則亦无先可見矣故繫辭云乾坤合德而剛柔有體惟其體不同所以兩

者相為對待惟其德本合所以流行處原自合一故
坤有元亦即是乾之元坤有亨利貞亦即是乾之亨
利貞但乾无所不統必物物各正乃為乾之貞坤惟
一於承乾能順乾乃為坤之貞故取象於牝馬牝馬
行地與牡馬同而又一於從牡最得坤之順者

牝馬之法

一牡十牝牡之所至則牝亦
至其餘獸類多牝猛於牡

先迷以下則詳言坤所以順乾之義先迷後得主坤
不可先乾以後為順也西南得朋在陰方則得朋為

順東北喪朋在陽方則喪朋為順皆以乾為主也皆
牝馬之貞也能安其貞則吉

論乾體直頭无不利惟坤便有利可言有利於此則
有不利于彼矣所以乾坤一交六子有各樣性情便
有个相得不相得一部易皆從此起大約為柔爻難
得利貞也直到剛柔无不利則坤貞而即乾貞矣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首言元也至極也
始者氣之始生者

形之始

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言亨也

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

言利也

先迷失道

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

大陽

陰小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故坤之德常藏於乾之半也

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坤純陰陰主成乾之所始皆坤成之乾元无所不統則坤元无所不至故稱至哉乾元於萬物只資得始其所以受形受象生成之功則皆資之於坤元故曰萬物資生其生也原是乾始之生坤順以承之故曰乃順承天如此看來萬物非乾不發育非坤不翕受

乾之生生化化皆坤中一繫承載資始資生豈不合而竝大故曰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只看四時之氣其流行來往孰非自坤中一升一降百昌之育其生長收藏孰非自坤中變之化之真是坤德之厚包含萬象无不孕藏天道都以地道而含蓄謂之含弘其條條理理又不見而自章天道因得地道而光顯謂之光大品物流形于乾到含弘光大形形色色實落充塞兩間故曰品物咸亨咸皆也言一齊皆亨也此上

明坤之元亨皆以順乾而元亨如何得利貞只是柔

順到底乃坤之利貞牝馬柔順之極所以從牡馬而

行地无疆人之柔順亦如牝馬之行地

本義順而健妙則又

安往而不利安往而不得正者故彖曰君子利有攸

往柔順乃无不利也柔順句正與乾大明句相對乾

何以利貞大明終始則利貞坤何以利貞柔順攸行

則利貞乾以易知故言明坤以簡能故言行乾本大

明只怕久不明所以能終始其明為乾之貞坤本柔

順只怕人不順所以能柔順攸行為坤之貞兩卦相
互發合觀義自曉然

如何可以言大明終始時乘六龍以御天則大明終
始矣如何可以言柔順利貞不先而後得朋喪朋則
柔順利貞矣坤承天則乾為坤之主豈可以先乾所
以先則迷而失道後則順而得常後天圖西南三女
所居皆坤之朋同類相從順也則以得朋為利東北
三男所居坤所宜從舍類從陽順也則以喪朋為利

蓋在陰方而與類行相率以順陽也往陽方而離其類專一以從陽也當喪而喪喪處正是得處故曰乃終有慶此皆坤之貞也安貞者宜後則安乎後之貞宜得則安乎得之貞宜喪則安乎喪之貞坤之道全在靜安貞正是應乎地之靜所以吉應地無疆與乾之乘龍御天相對御天應地纔是三才合一

有資始而无資生則資始虛言也有六龍之時乘而无牝馬之攸行則乘龍亦虛言也乾知始坤作成故

人舉念便是乾措躬便是坤无須與離相離乾坤不離雖堯

舜之聖无時不有乾道无時不有坤道闢門廣聽即

是乾舍己從人即是坤故曰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

坤乾坤全具在一身人自不知體乾坤耳邵子曰一

身還有一乾坤見之真矣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天曰行地曰勢者如勢力之勢蓋天以動而行於地
外地以靜而順於天中若不是博厚氣力凝結不動

如何承受得天來所以看地德要從勢上看惟其勢積之極厚所以含弘光大无一物不載君子若无一段積厚氣力載得萬物是少了坤德也

地載物順萬物而无私厚薄君子載物順萬情而无私偏好惡行是動之力勢是靜之力

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魏志作初六履霜今當從之馴順習也堅冰曰至冰而堅又堅之至也

坤六爻一一要照著乾來看

乾言雲雨陽和之氣坤言冰霜嚴凝之氣承陽和之時其順之為易承嚴凝之時其順之為難坤初爻順之首須要從難順處順起故言履霜霜而曰履實實要在踐履上承受這個霜步步身經歷過也履得霜則由此而冰冰而堅天地之氣愈嚴凝而極至吾之操履愈凜冽而與之俱極其至

至字宜另為句觀此小象及文言可見

為堅冰至也詣極雖在堅冰時能順與否則在履霜時定矣故小象曰陰始凝又曰馴致其道陰德妙在

于凝

有凝結凝
定二義

不能凝如何承得霜冰來所以要從

始凝方得至曰馴致不過凝之極也人生天地間邪
世不能亂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只為有冰霜之
履在人不能履冰霜而能為雲雨者无之

尹吉甫聽後妻之言逐其子伯奇伯奇乃
作履霜操投河而死古人履霜之義如此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柔順正固坤之直也賦形有
定坤之方也德合无疆坤之

也大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六二坤之動以乾動為動者也夫乾其動也直故六

二之動亦直有不直便有回邪倚側上下四旁如何
得一直則蕩蕩平平均齊整一其德自方直而方乃
與乾配得來而同其大曰直方大直方大直方大自然无不
利若這直方大要加一分人力雖无不利也要習惟
二之動只順了乾自如此何待你思勉得來故又曰
不習无不利學問最貴者是習然所習者是本來之
性體則猶然不習而利者也直方大正是坤德自然
體段不見而章底故曰地道光也坤中多言光蓋乾

道變化皆從坤中顯出來此地之光也不習所謂坤以簡能光即下文章字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

知音光大也

三曰含章天道之行生變化皆于地而藏之則皆地之章也特地常含而不發必待天以發之夫含則未嘗發也未嘗不發也必當可發而發是以可為貞也曰可貞如何而後可天時至則可故象曰以時發也

其出而從王事但有終事必无成事蓋成者以我主其成先之事也故有所不敢終者為王盡力盡勞後之事也故必於有終有終則乾之大于此有終能光其大也皆由六三先知有乾在故象曰知光大也三為內卦之終所以言有終

含章能順以待時无成有終能順以從事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譽者過實之名

括囊坤以藏之囊象囊本應用之具括囊者

本義結口而不

出也隨時有用隨時有藏也三在內卦言時發惟於含

章內藏得用方可以時行而行四在外卦言括囊惟

于致用時善得藏方可以時止而止特繫无譽二字

非泛泛无譽蓋有譽非臣子善物功能盡歸諸君父

則自无譽无譽方是順之至此非一意自小敬謹之

極不能故象曰慎不害也

慎不但指括囊兼該无譽

六五黃裳元吉

黃中色裳下飾中順之德充諸內而見于外故其象如此象曰黃裳

元吉文在中也

言黃則知所以主之者有玄在言裳則知所以主之者有衣在坤道中正在黃裳故元吉非有中順之美積於中安得有黃裳之美形於外故曰文在中也舍見龍之庸言庸行別尋飛龍聖作之事无之舍坤二之直方大別尋黃裳在中之文亦无之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繫辭曰戰乎乾言陰陽相薄

音迫

也陰陽相薄則必戰

何也陽必不為陰所敵也上六陰極所以薄陽而戰

戰者陽來制陰也稱龍正提出陽字謂之于野言无地不有戰也龍飛則動而在九天龍潛則靜而在九淵惟戰當陰陽相薄之際故必于野于野處處是戰也上陰之極盛不敢自為主而必以陽為主以自尅自制戰龍之義也凡涉陰陽可疑事事必戰處處必戰于野之義也凡臣子居極位處極地必不可无此戰龍不戰陰可以抗陽而逆施地可以抗天而倒置血可以抗氣而妄行惟龍戰陰得陽而成其為陰陽地

得天而正其為天地血得氣而順其為血氣故曰其
血玄黃可見臣子之道到底一个順只是從陽故處
在盡頭做到盡頭順到盡頭龍戰順之極也此外更
无別著象曰其道窮所以不得不如此乾坤外有六
十二卦卦卦有坤道那一爻一位不以乾為主這便
是龍戰上下四旁周流六虛那一處不是戰這便是
龍戰于野

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用六坤爻位之用不同所以用柔之道則一一于從
乾而已不從乾非貞有從有不從始從而終不從亦非
貞故曰利永貞永貞乾始方有終故曰以大終

乾首出者也而用九則曰見无首固知雖先知先覺
之聖不得以剛大自先也用九還要用六也坤後乾
者也而用六則曰以大終

以字有力

固知雖至卑至邇之

功无非以貞此剛大也用六仍是用九也九六合用
此君子所以能御天能應地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

方謂生物有常後得主

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坤道惟其至柔所以能動也剛蓋柔到至處无非以

乾之動為動故其動也剛惟其至靜所以德方蓋靜

到至處是一定而不移的所以有準則而德方後得主

一味處後不處先只主乾而又有常到底不變也地

道最有常故能永貞含萬物而化光則其功用直與

乾同大矣其動剛則承得乾之剛健其德方則承得

乾之中正有常方承得乾之時乘變化化光方承得乾之品物流形坤惟一于順乾所以有許大功用故總之曰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歸重二句

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坤道只一順要起頭順故發於初爻蓋臣子有大順大不順皆積漸所成也其分不在既積之後從一念

之順不順分其能順不能順之分又不在君父春溫
中辨須從君父秋肅中辨故辨之須早可喜可怒可
生可殺從幾微之際念念以順為主則亂萌何由生
不善何由積斯之謂履霜馴此不變斯之謂堅冰至
蓋君父有拂逆之來其難順處一念隱隱甚微不知
這一念積之便是弑逆胚胎從微處辨就從此處順
方是履霜實際故曰蓋言順也

本義改為慎只為
舊說合不上順字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

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程傳
君子

主敬以直其内守義以方其
外敬立而内直義行而外方

六二一卦之主發敬義二字人生本來自直直便是
正故曰直其正也所謂敬只是常主于直故敬立而
内直曰敬以直内及其動而應用于外无一非正而
截然不易截然義之方也曰義以方外敬是體義是
用原是一个内外交致德自大而不孤不孤不偏也
不疑其行者凡不順理則有疑疑從勉强上生敬直

內義方外一團自然天理夫又何疑又何不利

朱子曰敬

義只是一事如兩脚立定是敬才行是義又曰若要以敬去直內以義去方外便非矣

乾二言誠坤言敬敬所以存誠乾二言仁坤言義義所以輔仁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三四兩爻含括二字同意而各義坤以斂藏為主故當其相可而發主含含于未發也當其謹密不出主於括括于方用也君子終日間有无時不當含无時不用括者含之中有无限包藏順受之道故宜于妻宜于臣括之中有无限謹畏小心之道故謂之隱隱只是韜而不露非隱遯之隱蓋天地有變化則有閉藏草木有蕃而發生必有斂而凝結賢人君子有顯而彰著必有隱而秘密此是一闔一闢天然道理括

囊正是君子隱而不發露妙用故下文接曰蓋言謹也則知閉隱二字有精義如中庸云闇然也

君子一言一動要與天地同變化一點一止要與天地同閉藏此為括囊

君子黃中通理

釋黃字之義

正位居體

釋裳字之義

美在其中而

暢於四支發于事業美之至也

何謂黃中天地間只是一理理有常而不易天尊地卑決无高于天之地上衣下裳決无加於衣之裳此

定理也即定位定體也理本人性固有即受於天地之中元自萬理畢具只有通有不通如坤五之順不以黃而思混乎玄不以裳而思加乎衣適得乎理之中則一中俱中一通俱通一念而至念念无非此理謂之通理通理方是位得其正居得其體視聽言動手舞足蹈莫不是理此暢于四肢者也隨時而措日新日富此發於事業者也宛然乾之美利利天下豈非美之至乎

四句釋元
吉之義

陰疑于陽必戰為其嫌于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

去聲

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上六陰極陰與陽相敵則疑疑則與陽貳夫陽主也

陰可與陽貳乎是不知有陽在謂之无陽龍戰以陽

來理陰也純陰而无陽不成世界猶純血而无氣不

成生理以陽理陰乃以氣來理血也

坎為血中畫陽是血中之氣无

此不成血陽氣到血中血方成玄黃龍戰不言血氣玄黃

單言其血玄黃就陰象言陰類也惟戰玄黃方雜天

地雜天地乃交血氣雜血氣乃行故玄黃雜而氣得其氣血得其血矣天地雜而天得其天地得其地矣天玄而地黃纔成了清寧世界

陰盛則陽自來戰必然之勢也陽來戰陰只是順無有抗于野者極廣大之地隨地有戰則隨地有順決不飛而在天也方成得玄黃然曰戰陽要首出必有一番蕩爭之勢于此順直到底順不必說到殺傷

玄黃天地之雜也六十二卦皆從此雜起純乾純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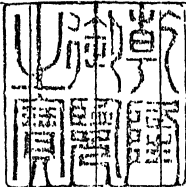
无有不吉凶皆起于雜繫辭曰剛柔雜居而吉凶
可見又曰物相雜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但使陽
常為主陰常順陽便雜而當龍戰雜所當雜也聖人
作易雜物撰德辨是與非正要人於此等處辨是非
辨則无疑无疑則无貳故曰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
得之報常得天玄地黃則乾坤成列成位乎其中矣
總 坤學一言蔽之曰主乎乾所謂天理是也天理
一發一路跟著這主而行純純常常畢盡其力這叫

做坤之至若未見天理當然先以私意用事便是先
迷凡事向天理底是當得之朋不向天理底是當喪
之朋所以從初要辨而其徹表徹裡工夫无過一敬
其所云含也括也黃而裳也步步是務實行事總是
一个後而不先至於要終龍戰則到底乾為首出纔
完得一順字這個力量極是至剛至大方承順得天
來所以有坤學乾學方有實際豈是一曲謹柔靜卑
瑣事業學者務談高明透悟卑薄柔順行地工夫是

可以有乾而无坤也于參兩之道何居

六十四卦皆乾坤兩卦之往來也以一爻之動言乾來坤則為復師謙豫比剝坤來乾則為姤同人履小畜大有夬乾主也故復師六卦皆以主陽爻為義其主爻皆吉陰從也故姤同人六卦皆以陰從陽為義卦中一陰爻有吉有不吉能從不能從之分也十二卦象爻皆從乾坤二卦爻辭來如復之閉關分明一个潛字始之繫金柅分明一个順字又如比之顯比

分明乾五聖作物觀氣象同人之通天下志分明坤
二德不孤氣象其餘皆可類推以此旁通而六十四
象三百八十四爻之情可互見矣



周易像象述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易像象述卷二

詳校官太僕寺少卿

臣李廷欽

通政使司副使

臣莫瞻菴覆勘

總校官進士

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

臣孫

球

謄錄監生

臣

陸費鑒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像象述卷二

明 吳桂森 撰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屯難也物始生而未通之意險中能動雖

可以亨而在險則宜守正而未可遽進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

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天造猶言天運草
襟亂昧晦冥也

屯是乾坤後第一卦要識天地開闢後如何便有屯

象邵子曰无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何謂陰含陽二氣未分以靜含動是陰含陽也何謂陽分陰二氣既判陽常為主而統乎陰是陽分陰也易於乾坤後首列屯卦正是陰陽既剖靜而向動陽出而統陰之始屯上坎萬物入坎陰含陽下震萬物出震陽分陰名曰屯者此際生機雖動渾淪未判混沌混沌然屯即沌字之義故序卦曰盈天地之間皆萬物屯盈也物之始生也以時運言之為冬至子之

半一陽初動之歷元以一日言之為半夜雷聲

坎為子時

以人生言之為孩提初覺之念

落地一聲

以天地言之為

人物初生聖人始出之時此時生生伊始充天塞地
渾是一個生機所以謂之盈乾資始坤資生皆於屯
中造端托始故屯有元亨利貞四德邵子詩一陽初
動處萬物未生時屯正其時也這點子中陽最宜安
俟不宜輕動故勿用有攸往這震初一陽在四德為
善之長在人為不學不慮之良心在世為天地間第

一仁人故利建侯建者從此立基從此下脚

震足

君子

務本本立而道生則建侯之謂也屯建侯就是人起手學問孔之志學孟子尚志皆本於此

乾剛坤柔屯交之始交則生之始凡始生自是難故

曰始交而難生

儲康甫曰頭胎生必難

坎一陽陷於陰在險中

從險中而動萬物之生何者不從此出坎物之孕藏從坎一動動而生不可已所以動乎險中自然大亨貞這一動動則充塞乾坤盈天地皆動滿天地皆動

必有這一番盈滿天地之雲雷方開得乾坤成得清
明世界故云天造草昧此時正要開闢宇宙創造一
个清寧世界若不從天地根元處豎基如何為天地
立得心為生民立得命故須建侯而不寧曰侯正是
天地之元善之長也

程子曰學者須先
識仁是這个意思

曰不寧有一

息不可緩之意猶云不得少停也

屯義於鳥卵最可觀卵中黃白相含分明坎象卵將
出生必須動動者一點陽氣也

俗云
有雄

動則黃白交

謂

始自然生而不可已所謂動乎險中也陽動則全卯

皆動所謂滿盈也此時一毫輕動不得少泄漏便不生所謂

勿用有攸往然必須時時保護此陽謂之建侯雞抱

卯建侯法也

象不釋勿用有攸往句其義見於雷雨之動滿盈盖不輕往正是待其滿盈也

雲雷未合豈可先雨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經綸治絲之事經引之綸理之也

雲雷屯與雷雨作其義不同雷雨將作之前必先有一團結塞絀緼之氣鬱蒸於天地之間此屯時也作

則其氣解矣故屯有元會運世之屯洪荒之世是也
有一代之屯亂極思治人心鬱結時也君子何以經
綸之曰為天下求仁人而已故湯之經綸商也不於
南巢而於聿求元聖時武之經綸周也不於牧野而
於既獲仁人時所謂利建侯也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
下賤大得民也

屯六爻坎輪震馬分明駕車之象四柔爻駟馬之象

皆坤中行地无疆之馬也兩剛爻則乾中乘龍御天
之人也故必待初動則合四柔同為開屯之人矣爻
中三言班如正駕以待人之象

初九磐桓震初之才天生一乾坤柱石撐天拄地者
柱礎曰磐植基如此寧定也柱立曰桓自監如此挺
勁也分明以己身天下之任者只是輕易出不得故
利居貞居以正蓋為欲行以正也故象下一雖字

以如

不進為磐桓
則難字无用如初者本生民之主故惟建之為侯則

大得民矣象曰以貴下賤者初位在下也建立仁人

為公侯正為仁民計

書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

民

居貞乃初之利建侯則非但五之利通天下之利也

六二屯如遭如乘

去聲

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

年乃字

字許嫁也至于十年數窮理極則妄求者去正應者合而可許矣

象曰六二之

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於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妄行取困

之象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

二遄如是當致其難之謂以時未可動而乘初易動

故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二正應在五非為有寇害

我之婚媾者也

本義初非為寇也乃求與已婚媾耳一體无婚媾以初為寇不如虛說

只是女子輕從則失正故必待正應之合十年乃字

方得其常道用世大君子尚未可有為豈輕出于進

之時乎六三震動終爻又不應五不言班如有喜動

之象故詳言其失鹿衆陰之象

鹿以象民

虞人初剛之象

林中撰坤之象所幸震體猶能知幾可以舍而不往

也舍安靜不輕動之謂

三五合則撰艮故有行止之介

四與初正應

可以交初者全在四之下求故曰求婚媾曰往與初

同往也吉若四能為天下得人者故象曰明也內三

爻震體同一戒輕動之詞四坎體示以求通之路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

去聲

未光也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五屯膏屯時之膏元輕施不得只有經綸事當做小
貞只做柔事也大貞剛大之作為也大貞凶乃時有
必然蓋屯時經綸草昧之主舉世未能知舉世未能
從渾身是凶境故只有柔小事可做做不得大貞這
膏要珍重即文王可見如小心服事獻地請去炮烙
之刑皆小心膏澤如何大需得雲雨然幾不免虎口
矣直到化行南國戡黎伐密方是文王底大貞此則
脫屯而解矣論屯時只是凶也惟凶而終不失大貞

方見聖人之變化

上去初遠不能得初所以至於泣

坎象

然必有此泣血

苦心則濟屯精神方為真切可以通一卦之人而皆心五之心矣泣血正是不寧之極以此要終有味

總屯之時以唐虞觀之帝堯在上如稷契皋陶伯益在下然屯膏未能施必堯得舜舜得禹方為建侯而洪荒之草昧造矣司養者仍是稷司教者仍是契司刑者仍是皋陶司火者仍是益但无舜禹只是乘

馬得舜禹便都是經綸之人屯可一日无建侯哉

三之

无虞

象鯨

禮月令仲冬水泉動屯之實象是月也陰陽爭諸生

蕩註云蕩動也屯之明義爭即所云交

屯天地開闢之子中陽復一年一轉之子中陽

每卦有六

樣位可就六等人說有六樣時可就一人身上說前解就六位言也因屯搃是不可動之時故爻辭如此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

利貞

蒙昧也物生之初蒙昧未明也

象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句時中也匪

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

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釋利貞之義

物生必蒙蒙者物之穉也乾坤交而生三男坎中交

人之心也震下動即人心之生機艮上止即人心之

定體亦即人心之明覺

艮體光明

所以屯後受之以蒙

坎震合為屯人物始生震一陽則人心初念孩提愛

敬是也坎艮合為蒙即人心真知艮一陽從坎透上

即初念一點光明孟子所云幾希是也屯後為蒙以

初心之明明而未著

長為少男少時之明

蒙蒙然命之曰蒙即

鴻濛濛字之義坎為子艮為寅子寅之交天光將發

未發有蒙之象人心平旦此明現體時也即為人心

真覺一定之體聖人所以覺萬世者不過欲覺此人

之所以學先覺者不過學乎此故師道于蒙而立舊

說屯言君道蒙言師道猶二之也天生聖人為斯民

主不開羣蒙登覺路何言君道故君師一事屯蒙一

道匪我以下則詳言師道也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坎在艮止之下正是人生而靜之心寂然不動天命本然之體也此為山下有險然這點心體即是天理至極天下之至善在焉故曰險而止惟其險乃山下所有之險其險也為天下之定極此正見得純然天體不識不知一无揉襍是赤子真心故象之曰蒙此靜中心體即是天下大本萬理具足蒙所以亨其命之於天所謂皇降之衷者在是

其稟之於人所謂受中以生者在是立之即天下之
大本達之即天下之達道立之即為建極之中達之
即為隨時之中在人能行與不行耳故能以亨道行
之則隨時皆天則隨時皆有中曰時中也此句極言
蒙之義如此其大虞廷人心道心所謂山下有險允
執厥中所謂以亨行時中也

時中也一句極贊蒙之
亨其妙如此與別卦大

矣哉一例非
訓釋亨字也

論蒙之心體人人具足聖凡同一中也惟以亨行則

聖凡不啻千里矣故必待先知以覺後知先覺以覺
後覺而師道立矣九二只吾心這點剛中便是覺天
下之主然所以覺天下者只在于我不在求蒙而覺
之我之心體克完於此則天下人人同此心人人同
此求明之念自然響應影從不期來而自來匪我求
之童蒙自求我有所以感自有所以應故曰志應也
何為初筮以初心來求我也初心是本來真心以此
心求者則告之正就其本心上指點曰以剛中也

惟蒙

不可求故交中只說包納

若二三之心便有為而求非初出无染

之水乃有汚有染之瀆水不可告矣這點剛中性命之正從此培養豈不是作聖根基故蒙之利貞養聖之功也蒙象指一中于心又提聖功于一正孟子曰人心有同然聖人與我同類又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正是此旨萬世心學之宗師道之宗也

蒙象中六爻之義井

然可見故知周公作爻辭一毫無增入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泉水之始出者必行而有漸也

坎曰維心亨行有尚故蒙言心而曰以亨行心體之
正不正在行耳山下出泉有源之水可以无遠不達
但恐塞而不行或行而有阻若果其行則日流日衍
達之无非天德矣故可以育德果行是實落行也親
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此所謂果行育
德

本義必行貼果字有漸貼育字
看育字是養正之義故主一直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

音脫

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

人以正法也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二剛爻不必專指司教言剛中一念即是包剛克一念即是擊初在下順以承二故取法乎二莫善於初曰以正法也不知法二而以已往則必吝之道發者發動之發如孟子云待文王而興也初因二興起發蒙也二身覺世之任須有天包度量包蒙者有教无

類也其有順德者尤不可以不受納婦者擇賢而與也包之吉以容衆納之吉以得賢故兩言之子克家者作君作師原是父母天下之事因五柔有位而德不足師世二代為之此宗子天下為家之事也謂之克家世无飛龍故見龍出世以代其任曰剛柔接也謂以剛接柔所以克家納婦有精義六禮有納采納幣納吉納徵夫有所以納于婦則婦納於夫為順婦矣教者有所以納於蒙則蒙納於教者為順婦矣三

之女與婦正相反

初在二之下能順
三在二之上不順

順而貞於一者

可以為婦三不順也未見其貞於一女之未知所從

者故有見可貴

金夫不必
泥上九爻

而不能有諸已之象所以

不可取勿取無往教之意只可待其來也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

治蒙過剛故為擊蒙之象
然取必太過攻治太深則

又反為之害惟捍其外誘以全其
真純則雖過于嚴密乃為得宜

象曰利用禦寇上下

順也

上下皆得其道

四以遠二故困困蒙如質下如過時皆困也故亦須
困以教之如不憤不啓五正應二真能不失赤子之
心故稱童若上九雖不若二之中其欲開一世之蒙
立心與力量則一但未免亢於剛故至於擊然擊而
傷蒙是為寇也為蒙除不善是禦寇也但可禦寇豈
利為寇蓋蒙有真心可順養不可戕賊善教者防患
禦害皆所以順其本心擊而不為寇以上順下也如

此必无行不順如三者下亦順上也此為上下順擊是擊醒之如孟子于樂克教中之變法也

總 人有生來氣質就是桎梏習染又是桎梏惟學則氣不能拘物不能蔽儀型正人學先覺也所以脫桎梏蒙以養正法正人養蒙第一義也人涉世後情欲是冠名利是冠到底不可不防利禦冠養蒙究竟義也四柔為蒙其位各異初在下只貴取法乎剛中即養之正也三不順反而順二何不可取之有

原在

中則雖乘二亦必下順乃為得師四曰遠實繫辭曰

遠近相取雖遠而能取乎二亦何吝之有五以中應

二故直曰順以巽可見蒙之所貴者順而已故要終

言上下順也

本義三文順
改慎不必

人人聖基只此孩提一念從此萌動曰發就此涵養

曰包不取所以防外見困學所以破愚柔必不得已

後設擊之一法蒙養无遺教矣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需待也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蒙以養正需之所養正是養此聖基蒙坎在下山下有險人本來之心體這心體不從天理上涵濡如何得出險需之所養正從此心養人一日不養不可以生故需為飲食之道吾人莫危於此心亦莫微於此心坎上乾下此心以

乾天為主心方得其為心有孚坎中一陽與乾孚孚則心與理合而為一矣故光而亨而貞而吉又利涉大川生人之養孰大於此人生涉世有順有逆有常有暫於心體上无不是險富貴有富貴之險貧賤有貧賤之險夷狄患難固是險安常處順尤是險人正要在險處養不歷得險天理如何得熟不得天理為主險如何得不陷故象曰需須也乾須坎坎須乾相須為養也又曰險在前時時有險在前也不知險則

為險所陷知險則險不能為陷乾易知險故能險在前也乾在內險在前則隨所涉之險盡從乾天中透出險境俱是天理流行皆成坦途何陷之有故其義不困窮矣

在前二字可玩

如此心纔證得天理人人有心天之理是心之本位到得剛健不陷心即理理即心適得其位而成孚故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以此往往无不利險都是日用飲食曰有功也

需養也需須也需不進也凡三解惟相須乃所以成

養惟從容乃可以相須總之所以成其養

每卦有幾義俱要通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水在下有險上於天則雲矣雲上於天何險之有人
心不合天理則險上於天則皆成妙用何險之有雲
皆太虛中之變化也人心皆天理中之流行也如此
終日之飲食方得為知味飲食所涉之境遇皆宴樂
安居故曰以飲食宴樂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未近于險之象也

象曰需于郊不犯

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沙則近于險矣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

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泥將陷于險矣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

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郊取曠遠需郊者置身於可進可退之地是全身遠

害學問這无他疑難只要安常處易不犯險難故曰

未失常也此是能見險于遠不以遠慮遺近憂者也

二得中不求遠險

初

亦不犯險

三

却自有个置身於

无害之道取象于沙沙是在水而水不濡能使水流
行而无礙者象曰衍在中衍字更妙衍之路路皆通
君子得理之中真是用之境境皆通此需沙之妙也
三近坎取象于泥有不避艱險不辭污濁之義此臨
難不苟免學問也又曰致寇至致寇之事更不易言
古兩軍相遇必用勇將致師勝敗之機全看致師力
量必如孔子之磨不磷涅不緇方可以致師可以需

泥矣涵養到此等處歷得過是全副本領故於乾終
爻言之象曰敬慎不敗正見非此必致敗甚嚴之也
解之三爻象曰致戎
戎與寇其義有辨 在外言相去不遠

人不能處險只為先不知有常道在知得常道險不
過境何足患只依常道去自有坦途故初要不失常
人既臨患難不得不犯難而行但須先有个必不陷
之道方可以身試故有致寇之說不是養得十分勇
氣何能當事勇決若此然曰敬慎則原非輕試也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穴者險陷之所四交坎體入乎險矣故為需于血之象

象曰

需于血順以聽也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象曰不速

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當都浪反後同作平聲是

四則入險矣內三爻見險猶是境上涵養到得在險

中實實身受要在血脉內下工夫討調理絲絲線線

都是自家身子內事故象需於血其需之道只有个

順以聽聽者聽於天理也又曰出自穴者惟四已在
險中所以必須能出凡險原不足陷人只怕人自穴
于險中

即如坎
之窩

如孟子所云安其危而利其蓄處險

而不為險所穴是則出之道也

亦只是
順聽

五則正位乎

天位者稱需于酒食是醉以酒飽以德者也養道以
五而成上六亦險體曰入于穴四要出矣何以又要
入蓋若求去險以為出終无出法就險中不陷于險
方是真出上之入穴所謂穴不能囿以入為出者也

入穴則无心於去患必有自致之吉機有不速之客
來也但敬之則終吉矣上柔體下乾三陽上行有客
三人之象人能安于險則天理之妙隨處發現不待
邀求而吉自至惟吾所遇是不速之客也四居險之
下則言出上居險之上則言入一出入皆為妙境
入而不出出而不入險而險者也入而出出而入則
險非險也皆乾易之坦途矣象言不陷正與出入之
義互發

象曰不當位者何入穴之力量比出穴更大是視險如夷无入不自得境位也然視五之酒食天下則為不同以位非五位也然于剛健不陷之義已是一毫无欠故曰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總 內三爻以險在前為義外三爻以能不陷為義初有恒二有衍三敬慎四順聽一步一步養去方有酒食可需養道豈可不從容以待乎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訟爭
辨也

象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於淵也

訟爭辨也只是个爭字之義

看做好字面

堯說丹朱曰囂

訟孔子有云內自訟俱是從心上爭辨是非不可便認作許訟之訟序曰飲食必有訟禮始諸飲食故汙樽抔飲相親相悅必以飲食為揖讓相拂相忤必於飲食起攘奪人情大抵然今驗之孩提赤子其嬉怒

之情猶為可見故需後有訟需從天理中養心體必
得心體都是天理流行方成需訟從心體中勘天理
必得心體盡與天理符合方成訟故屯蒙後即有需
訟學問大關頭在此

訟上天下水天一生水原是一氣然一成水水便下
注天是上運不免相違起來故論人心與天理何曾
有兩然一落人心便日流日下趨而下甚易挽而上
甚難與天相違起來只為坎體下注之故所以訟之

命義正要在違處爭爭者謂天人之界上達下達之
界於此分不得不爭也若知得這個險一味自反自
爭爭則始之違者究竟不違這訟便不可少若不知
這個險聽其相違日違日遠只管與天背馳但見已
是不見己非其爭也不用於內反用於外究竟爭勝
爭奪无所不至這訟便不可有故聖人于訟明繫吉
凶兩路儆省特嚴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正在訟
卦辨別彖曰上剛下險惟剛在上不下交險在下不

上行所以相違然能於險中透健則乾坎原合這須
是自訟之功故曰險而健訟坎中一剛原從乾剛而
來其相違者陷于兩柔之故即人之落于形氣也若
從這剛中論何嘗有二體自然有孚所以人心與天

理自然信得真合得真要他孚而不違只在知室

損室

欲之室

只在知惕室者從坎上用力也

心體

惕者從乾上

着功也

天理

中者心體與天理一線不差處也故室惕

而中則吉剛來而得中也若任從這一點違端日流

日長

不審剛中只任氣質便必至違

與天理相遠之極便成了个訟

局如何挽回得故曰終凶訟不可成也尚書怙終即此終字蓋差錯之端一不辨究竟到大相背謬不至遂非怙惡不止矣天地間只有一个中正之理便是天命便是大人行事能見得个中正在何至有違行故利見大人尚中正也

不利涉大川言不可冒險而前也需之險在外故利涉大川可以向前出險訟之險在內豈可冒險而行

故不利於涉須還從自心中求出險象曰入於淵正

從內心徹底去此險也

入淵恐陷其說膚淺

入淵有妙義論人

心之險不知而冒涉有无限風波不可測識最易陷

最易溺者此險天下之大川也若知其險而自求有

无限義理不勝自得其極深沈極空洞者此險也吾

心之淵淵也

乾曰在淵

淵是自家心體要自家能入入淵

方探得靜深之本則自有時出之妙更何險可言若

不能入只管泛泛涉去大川如何涉得過所以不利

涉而當入也入淵入穴同一義能入淵則淵即天天

即淵

淵坎也
天乾也

必无天水違行之端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違行二字特
筆要另看

違行二字把天人界劃然分開來謀始正從違之起
頭處下挽回之力也虞廷惟危惟微惟精惟一之語
正是訟學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
也雖小有言其辨明也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象曰不克訟

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掇自取也 三百戶兩柔爻象

初爻正是天水違行之始訟之端皆起于此能辨不能辨正分于此九二中能以剛中正初之違者故不克訟九四乾體應初能以天理克初之違者故不克訟不克訟心難抑易熾曰不克用幾許窒惕氣力味語意如曰克不訟然

訟最怕成成于永久所以從初說不永所事這須是

小處就辨起小有言就辨其不可叫做其辨明

二剛来得中二能險中透健便不成訟曰不克訟歸

者歸于天理也

乾五中正之理

通者出于險局也

坎爻上

歸

而逋自歸於正理跳出險機如此方不克訟故能化

一邑之人皆息險而无訟三百户无眚也眚是小誤

書經云
眚災

眚且无必不至于怙終可知矣象曰竄者舜

竄三苗是移置地方

改文亦曰點竄

把這須險穴盡情改換

歸于天理謂之竄不是這竄必至自下訟上自取其

患矣何為下訟上凡理能勝我者其所處在上理屈于
人者其所處在下訟者正是不服在下要爭勝為
上豈知患害立至所謂掇也知得下不可與上爭則
惟有歸逋一着卒之化一邑為无眚不克訟豈不貴
乎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象曰食舊德從

上吉也

食猶食邑之食六三陰柔非能訟者故守舊居正則雖危而終吉

三與初同為柔險然初在下而下注三則在上而上

從合四五撰巽是三以柔順從上者也三之才非二
四雖未能不克訟却能以柔順自安謂之食舊德舊
德謂本分中素有之德循理守己只於本分中生活
三之得吉能安意從上也人之好勝好爭皆起不安
常分一念安于從上則是非可否惟上之聽何至違
而成訟此為貞此所以厲終吉若出而從王事則不
敢自主其成就是從上之道蓋為臣任事難於一味
自守故申此義无成正是守分也

坤曰地道无成
訟三即坤之三
三

之妙全在一從從與違行正相反

食舊德即吃虧二字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

失也

即就也命正理也渝變也

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終訟无理而或取勝然其所得終必失之

象

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四乾體初或有違乎四四即能正乎初何至有訟故亦稱不克訟反初之違而復還天理是在乎四故曰

復即命五中正之天命也改初之違而歸於一正

亦在乎四故曰渝安貞

命指理言曰復貞指事言曰渝

如此方无違

行之失象曰不失也二之力在一歸四之力在一復

九五中正其訟也以至當天理照本來真心

正剛中之相應

也

時時內自訟正是聖人盡心至命心與天一步不違

工夫所以元吉上九過剛不中處訟之終有成訟之

象以其居高應柔有訟勝之象訟而勝即或錫之鞶

帶能束服人而不敢爭然能服其外不能服其心安得有敬畏之心終朝而三褫之矣褫徹去也

按本義訟而能勝之故有錫命受服之象大意因訟得利皆是必失之道故以三褫示警此亦至理但繫帶以皮為之

禮記男
鞶革

所以束下體未見為命服也且

訟而強束縛人者恒有訟而獲賜於上者不恒有故從服人之說

總處訟善道二以德自勝四以理剋制初能識微

于事先三能自屈於當局五盡歸中正故稱元吉元
吉第一義也工夫豫于平時若不克訟之義則人人
所宜置力亦臨事當機之要訣也

師貞丈人吉无咎

卦惟九二一陽居下卦之中為將之
象上下五陰順而從之為衆之象九

二以剛居下而用事六五以柔居上而任之為人
君命將出師之象故卦之名曰師丈人長老之稱

象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

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以謂能左
右之也應

謂六五
應之

需訟心體從乾上摩盪過師比心體從坤上摩盪過
從乾上摩盪只透得乾始知體從坤上摩盪方透得
坤能行事師之險在內正要從千險萬險中透出坤
順故夫子雜卦于乾坤之後首列之以比樂師憂然
不有先天下之憂何以有後天下之樂故序卦師先
于比正是從前下手憂危剋戰治心最切工夫也師
者衆之死生國之存亡係焉故行師者戰戰兢兢无
一時不險无一念不險搃心之法能時時念念常知

此險真見得一或不慎便是死生存亡關係知此可
與言師矣師道无過一正師以正動乃為王者之師
故曰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已也以師之正正天下
之不正者便是王道然必先于自正能使一軍同以
正天下為心方是能以衆正也丈人云者即爻中所
稱長子以二撰震故也

坎中一陽即
震初一陽

震為長男元善

之長是天地之仁德也行師天下之至險惟有以仁
德行之殺道盡是生道如此天下豈有不順從者所

謂行險而順丈人正神武不殺之仁將也所以正衆者在此正天下者在此蓋師以戢暴禁亂安民和衆故非仁人不可以言師

師之所加不但被師者受荼毒即行師者勞民傷財亦極受毒然不是這一番毒不足以勘暴亂定民生成正邦之功也人心難正不是一番毒亦不能剋治以收清明寧一之功故非毒天下而民從之何得吉又无咎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地中有水險藏于順也容民之中而畜衆焉兵藏於民也險王公之所以守國惟民中藏兵可以潛消天下之邪心而无敢不一於正天下之至險在焉先王養兵之法如此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否臧謂不善也

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

也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

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初在下從主帥初之律也故從律則臧失律則否臧

其律謂何不殺二之律也二曰在師中真能以衆正

方稱得在師中

在字重看左傳不在軍事

孟子曰無敵于天下者

天吏也為將之道一行一止都奉天為生殺方是師

中之道如此方承得天寵而受王三錫之命矣

小象承天

寵句起下文語

蓋主將事事奉行天道則事事皆生天下之

道萬邦自然歸心故曰懷萬邦也二為主師則三四皆偏裨矣三乘二有輿尸之象輿尸謂參輿中之事如二主仁三則主殺豈能使長子成師中之功故必凶而謂之大无功也

六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加敵

于已不得已而應之故為田有禽之象言語辭也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

輿尸使不當也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論功行賞之時也

象曰大

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四順體左次者聽命於主將之義也此裨將之常道

故曰未失常軍事尚右故左次

即次之次非必退舍

順帥之象

亦尚仁之象

左仁也右義也

五命將者也田有禽妨民者也

故利執言聲罪致討也惟命將也原為去亂以仁民

故使將也必且任仁而黜暴中行長子所以可使輿

尸弟子所以不當使上六則師之成功惟其有承天

之仁將所以致有受命之大君故稱有命若小人一用則違天逆命所以必不可用為必亂邦也

小人勿用小人未嘗无功只以殺為功與仁人之功正相反故其害必亂邦與懷萬邦亦正相反師中之小人即理中之欲念弟子必不可與尸欲念豈得使勝理知此方可以承天而有命

總何謂師貞則仁而已矣士卒之律律此也故失律謂之不臧王之所寵寵此也故錫命謂之承天懷

柔萬國之上公即不殺為威之仁將五云田有禽有殘吾民之禽獸則執言以討之討其害仁者也上云以正功有以衆正之功臣則開國以賞之賞其行仁者也故將有五德首曰仁為將且然況大君乎震生元善也為人心真主宰舍此无可憂者矣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比親輔也以一人而撫萬

邦以四海而仰一人之象

象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

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乾坤既列凡叙六坎以人生坎險難平之故自屯蒙
需訟而至于師曰行險而順已從師憂中百般防攝
過來至此險者已出而不見其險矣故聖人于比獨
不言險字蓋師之險在內內而克盡其憂危比之險
在外則外險自得其通達比所以樂離卦
比樂從兢業中
透出心體達之无不遍滿能通天下為一心故樂也
心體到比纔得乎心之正位滿得心之分量九五剛

中全是乾五飛龍體段所謂百體皆從此剛也所謂萬物皆覩此剛也故比自吉其所以吉以衆陰輔一陽无不順從于下也卦德莫吉於一陽為主有一君統衆民之象惟比以一陽居九五言其德德則居乎天位言其位位乃位乎天德真是大君建極之象故特稱原筮原者萬化一原之原筮者千變萬化推衍不窮之道比五剛中真能執一以御萬居中以定四方萬事萬化无不於此出謂之原筮也以其德之可

大曰元以其德之可久曰永以其可大可久而又无

不正曰元永貞

五字皆贊辭

元永貞是與天地合其德也

元乾道永貞坤道

以此其德自无一人不順從矣不寧方来

者下之人内外遠近不同同一心以歸往内而近者不敢自安于内且近外而遠者不敢自阻於外且遠方方而来上下順也又有後夫凶只因上六一爻乘五有不順之象以其在上之人也稱夫以其過于五也稱後夫盖比之貴惟在德德之貴惟在剛中今上

六既无其德又非其位全是過中失正何以成比故
曰其道窮言不能比五又不能為下所比也即如堯
舜之德一當倦勤尚日擇賢禪位正為中不可過也

上六之无所終即此義

比无上比下下比上兩義凡位在下者

自比上位在上者自比下相須成比只一个道理

本義

分屬未妥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地五方異氣高下燥濕之不同血脉則流貫而通于

一水是也故地上有水比象萬國之民氣稟習俗之不同其血脉亦流貫而通于一心是也故建萬國親諸侯欲使上下之心常得流通如地上之水也天子得諸侯心與民通坎象民得諸侯心與天子通坤象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比輔也下順從也其所以能使之順從者全以歸往之德在五初在下其去五最遠通之不易然初為坤

順首爻初若不從何由成比故惟一心向往以孚元
永貞之德方得比于五而无咎也又曰有孚盈缶者
初雖與五不相當却與四正相應初六孚五之誠積
之滿而得比於四則合于五矣缶土器坤象盈缶取
其透過坤之三爻而及于四也又曰終來者六四上
六同為坎體初之孚既盈于四而四來則上六亦孚
而終來合全卦成比有他吉也有他者猶云意外初
原始要比之成必于初乎始故爻辭先及終吉焉

以心體言之從初要信得中體真是為有孚然必從
一事孚積而至于事事孚方是盈缶如此心體到底
相安曰終來縱有意外疑難亦无他害有他吉也以
王道言之初是下位遠臣四是公卿近地初之比須
是一片誠心充積之盛通於王之近臣則亦通於王
而成大順矣如此天下豈復更有不從王者是皆初
之誠意感孚有他吉也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六三比之匪人

陰柔不中正
承乘應皆陰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六四外比之貞吉象曰外比于賢以從上也

二以應五稱內比三以應上為比匪人四以近五反

稱外比何謂內比觀小象曰不自失則所云內者一

心以向上只是內自盡其心也何謂外比觀小象曰

比于賢則所云外者合衆心之順以歸五所以謂之

以從上也

以者能
左右之

二如天子心腹臣四乃公侯之位

能聯遠近內外以從五故有此象曰比于賢能順五

者即賢也二之內比非无外聯衆人之心四之外比非无自盡其誠之意因位而分言之互觀則同一比之善道也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吉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誠上使中也天子不合圍開一面之網來者不拒去者不追故為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之象蓋雖私屬亦喻上意不相警備以求必得也

陰之比陽遠近內外不同若五之比下何分內外何

分遠近中正而天下歸蕩蕩平平顯用其道天下共
由人人得而比之曰顯比王用三驅下則正舉王者
田獵一事以明顯比之象三驅之禮從王者行則為
順而取之背王者行則為逆而舍之是王者明明白
白與人一條大明之路人人可由但人自不肯由如
前禽之失是也失謂失其正路邑人不誡王者此心
人人共曉故王者所取人皆取之王者所舍人皆舍
之不求其必得也此句又極狀王道之顯而共由如

此

朱子曰田獵之禮置旃以為門獵者自門驅而入禽獸向我而出者免被驅而入者皆獲按如此舍者生獲者死矣蓋獲者獲以供祭祀享賓客充君庖也用莫大焉此為盡物之性惟君之獲士亦然羅而致之生之用也死之用也期无見棄焉則皆吉矣

孫聞斯說

又說細察田獵之禮當以向王者而來為順取者為使之去而得生也以背王者而入為逆舍者舍其生也故失者為前禽而邑人不誠亦曰不求必得也此論亦有理存之

上六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上于位則已亢于德則過中必不能為天下首出者也以此為比究竟何終此必凶之道曰无所終也如觀之上九方是有終也

總欲識心體之廣大只觀一比五爻

師內坎一段戰兢恐懼之心不可不在內比外坎一段流通公溥之心不可不在外皆在坤順中置力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畜未極而施未行故有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象

象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

上下謂五陽

健而巽

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

也

本義畜止之說切于大畜不切于小畜聞斯說柔得位而上宜句下應之另句

孫

小畜履二女與乾摩盪柔道之用與三男之用絕不同如震之動坎之陷艮之止皆以一剛為君故爻專以剛為主如巽之入兌之說雖以一柔為用然須以中爻之剛為主柔而得乎剛中則巽所當巽說所當說柔道之用无非所以從剛若不得剛中則所巽所

說便易有弊故小畜四履三兩柔交通卦之主而皆无吉詞以柔不能主剛也此易之大旨

小畜以柔小畜乾是從細微處涵養天德曰小畜大畜以艮剛畜乾是大涵養曰大畜蓋乾只是一个天德无可分大小然其用功却不同必從細微精密處一一透過方可尋歸根詣極而成大涵養故小畜之功在大畜前天下萬理紛紜皆是天德散見无一處不貫通无一處不脗合纔得天理流行故必如風之

行天无所不入无所不到纔成得畜畜云小乃以一貫萬功夫所謂一本而萬殊大畜則所謂萬殊而一本交相為養者也小畜一柔乃得位之柔乃上下皆應之柔以其居四而巽五剛中謂之得位居當巽之地也惟有此柔內外相通本末相通巨細相通上下應也以健而巽所巽者又剛中何畜不成故曰剛中而志行乃亨亨曰乃見非剛中不足以行不足以亨也

密雲不雨二句則發明畜之義必積久而盛然後有流行之妙故積之貴不已也乾是老陽巽是長女少陰以陰畜陽必畜久而陰陽相和方成妙用故以雲之積盛而雨為象雲必積而密密則自然雨未密而雨雨必不需故須密之又密只管積而不已曰尚往也又曰自我西郊乾在西北巽在東南以巽來畜乾是雲在西郊也這只是陰來感陽必雲之密自西北而滿于東南則陽亦應陰相和而雨矣此時尚未故

曰施未行直至上九則滿東南矣故爻曰既雨云
程傳云東風多雨西風多不雨令驗之東南風必在
雨前西北風必在雨後雨之施行正在二氣感應和
合時東南風多雨必積得多西北風早雨必止得早
小畜取象正在積時恰好密雲尚在西也
自我西郊
往西去也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風行天上巽風所到皆天之生氣所到所以發育萬
物成天道之精華君子巽德所通皆乾剛之德所通

所以兼備衆美成文德之精華懿美之至也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九二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程子

曰說輻反目
三自為也

畜之名小以六四一柔然以剛而用此一柔則皆畜也如主六四以為畜則柔要成弊大凡學問能異志以入何處不可取益然或逐流忘源徇末遺本未免

都做了弊病必須仍以九五剛中為主方合得乾來
此小畜之精義

初九是畜之始又是乾體與四柔正應不患不能用

四為畜只是先要識本領天理乾是本本立然後可

以博取所以貴復復者自復于道自家道理一復乃

知散殊道理一一皆吾故有巽之所入皆畜乾也此

畜第一要義故咎自无而又吉也无咎只是補過何咎則咎自无九

二稍與四不相當然却得中雖不如初之自復却也

可以牽而復牽復便未免要借巽之力

牽巽編之象

因其

得中所以轉得快醒得早一巽便知復歸天德亦如初之能復於道曰亦不自失也兩自字同可味初復顏子之克復與博約也牽復子貢之繇多學而一貫也九三剛過而蹠矣與四柔不能相取有以乾德自用不能巽畜之象殊不知非巽乾終不可行也故謂之說輻乾車也巽輻也三十輻共一轂分之則各一輻於車何用合之則一輪車不得不可行散殊之理

亦然有乾无巽是車而自說其輻也不惟不得其用
必至於僨車矣又如夫婦然夫而能用婦則婦夫之
助也婦可廢乎惟夫不能用婦則婦有反目視夫以
傷其夫者矣此其失在夫不在妻所以致此故曰不
能正室也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象曰

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四五有孚皆孚於乾三爻也剛柔相孚健巽相孚到有孚是學問最妙境界四五雖同體却要知得四是血血陰氣人身不可一日无然只活得形骸血氣中還有主乎血氣者天性乾是也故須血去惕出方得无咎惕乾之惕惕出血氣透出天性也要去這血合五之剛便不成血故曰上合志也到得五中乾巽合一剛相天德便是衆理衆理亦是天德融通浹洽故

曰有孚攣如若膠結而不可解然

時習而悅光景

如此五之

富通上下俱成富无不成畜以其鄰也上九巽德於此極畜道於此成矣西郊密雲於此雨矣正室夫婦於此處矣車不脫輻積而載載皆德矣婦道之克盡可謂能貞矣可謂能危矣如此女道巽克配乾道是月而幾望也然其道只是個順只是個從剛究竟婦要知有個夫在月要知有個日在若認這女道就是男道一路只管前行此為君子征凶何也為其陰而

疑陽也坤上陰疑於陽嫌於无陽就是這疑字學問
中小畜功夫真是會萬歸一由博反約必不可少然
到底要忘這博化這多故曰君子多乎哉又曰吾何
執正怕犯了君子征凶之病如大畜上九則曰何天
之衢道大行也此則君子征吉之路也二卦互相發
其旨精矣

易先小畜于大畜謂通小而後成大也若執小為得
便都成意見私心皆血氣也血之取象於人身最切

血纔有餘不足都是病坤要戰血需要養血小畜要去血都治這血病後渙卦渙其血象曰遠害也血字之義益分明 學問凝滯處一會到本源處便不是血都是惕血去惕出曾无兩件

總 小畜先取象雨即乾中雲行雨施之雨又取象輻取象夫妻取象血取象月曲盡陰陽相胥之義而尊卑之分截然 輓在車之中

詳大畜

以不動宰輻之

動故以象大畜輻在車之下以善動運輓之動故以

象小畜大小相資為用

履虎尾不咥人亨

象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剛中正三句釋亨字

序卦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小畜乾在內履乾在外有異德以畜此乾則條條理理一一可措之踐履間故履者禮也

天理人所本來具足若不見之躬行實踐終非我有

履是步步實踐功夫然要履得這禮須是有一段中心樂循天理意思故說在內乾在外方可言履蓋天理至剛極是尊嚴直截必以柔道履這剛方得委委曲曲從容和婉而中乎天理之自然故履之為義以柔履剛之謂也只是這履甚非容易一毫差失不得履之至尊貴却至可畏至威嚴却至可危无異履虎尾然若履之道少未盡善傷害立至未有不為虎所噬者其難履如此如何是善履若所云可畏可危者

是天秩天序之當然這禮便不妨人底若可畏可危者不合于天秩天序之當然這禮便要妨人底所以要履又要他不啞人若論天理自然何至難履若此雖在以柔履之柔道上却易有病其所為柔說者說而得中則自心即是天理應乎乾之說也如說而不得中則心之所說未必天理之當然不能應乾之說也故彖曰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啞人

要看是以二字

其得亨如何九二九五本以剛中相應惟其說諸心

者剛中之說則其見諸作用者皆剛中正之禮以此履尊居正所行者必中節之禮非和而不知節之禮何疚之有以此為履正是禮而和用先王之道以斯為美小大由之者也豈不光且明乎疚字正在說之中不中處看光明則乾之大明所以亨

小畜曰剛中志行明指巽五言履曰應乎乾即繼之曰剛中正則知所以應五者全在兌二之剛中可知然不曰說應健而曰應乎乾健以德言不可見履實

實見諸行事曰乾所謂天則是也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程傳曰上下之分明然後

民志有定民志定然後可以言治民志不定天下不可得而治也

上天下澤截然定分不可踰越君子於定分一毫无
越思必在上者克盡得天在上之道在下者克盡得
澤在下之分上下必不可紊實見諸行事方成得履
上下之辨正要在履上辨用一片精細心思去辨乃
君子之用柔辨定而志定是君子之履剛

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為于大君象
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
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

履之三即小畜之四皆卦主也柔而不可用所以咥
人之凶繫于三是柔之病也只用剛中所以從二之
剛方救得此病故小象曰志剛與畜之四曰上合志

兩志字正一般

初九說个素字見得人脚下自有一條潔潔淨淨本
分內天理措足可樂只是人不肯依着行行須是出

於中心之願

中庸素位
願外之願

故象謂之獨行願九二說个

坦字見得人脚下自有一條寬寬平平天理內道路
舉步至安只怕人不能安靜去行行須是有不逐世
味幽閑貞靜心腸故又說幽人貞吉夫必幽人之貞
而得吉乃知于世情少有一毫熱鬧心必不能履坦

坦之道也人當此境最易亂故曰中不自亂也六三
是个柔體於天理上見得不全便是眇之不足以明
他却自以為能視行不能中便是跛之不足以行他
却自以為能履如此去必要認錯了非禮之禮誤已
誤人如何无妨害所以咥人凶畢竟辨一片剛說之
心只照天理中正處說而應之方可无此病故云武
人為于大君為于大君効命於君也
如舊說于字无用大君
指九五中正而履帝位者取武人貴專一也
巽卦利武人亦

此如只要一心從剛故曰志剛也

邵子曰五伯者借虛名以爭實利者也帝不足則王
王不足則伯伯又不足則夷狄矣若然則五伯不謂
无功於中國語其王則未也過夷狄則遠矣猶能維
持二十四君王室不絕如綫夷狄不敢屠害中原者
猶五伯借名之力也所以聖人有言曰眇能視跛能
履履虎尾啞人凶武人為于大君其斯之謂歟

按邵子說

此文精矣桓文之所嚴者天澤也而非中非剛故雖
視亦眇雖履亦跛未免啞人何者履者禮也正誼而

不謀利明道而不計功盡去名利兩見所謂幽人之貞若假之而已借虛名爭實利豈禮也哉所以凶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九五夬履貞厲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四乾體愬愬乾之惕也四雖剛不得中以敬謹勝所

以履虎尾而得終吉禮主於敬敬則无不可行象故

曰志行五曰夬履澤上于天為夬其象云夬決也健

而說決而和決則極分極明和則一一自然天理今

履五剛中正應說之中至分明中却一毫天則不差
所謂履和而至五之履也曰夬履如此而嚴之以貞
又加之以厲只有和之美更无說之病履帝位而不
疚者非此履乎故見其位正當上九履之已成特以
反觀考驗結之考祥云者吉事有祥非中非正安得
有祥考祥考中德也視履考祥則日常顧步其旋則
要終步步返照本心此君子一步不放學問故履道
以此為完局焉

總人腳下一離了素一離了中便都是啞人之履
惻惻恐懼者此也貞厲防危者此也直到其旋一一
反諸心而无不適愜方得了手方稱元吉履德之基
也豈易言哉

小畜初與四應曰復自道從頭反復起所畜者无非
天矣履上與三應曰其旋到底常反觀所履者无非
天矣義互相發總要完此乾德

履履剛也履天理也聖人嚴此履於上下名分至擬

之以履虎尾不咥人其戰兢惕厲之小心有不可勝

言者矣

只想履虎尾時脚下
輕重敢一毫自由否

泰小往大來吉亨

泰通也正
月之卦也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
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
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易三十六宮分而六之每六宮當一爻乾坤至履凡

六宮一爻已盡泰否又以乾坤始焉

泰否兩
卦合說

否泰反其類謂之泰是極安極治極明盛天地間極好氣象謂之否是極塞極亂極幽暗天地間極不好氣象相去何啻如冰炭之不可同語然同是這乾坤乾在內便成泰坤在內便成否所爭只在个一來一往之間反覆出入間不容髮所以聖人論泰否正要

在不定處論於泰曰小往大來於否曰大往小來泰之不可為否否之不可為泰此既定之泰否也若論往來往者何不可復來來者何不可復往來來往往

豈有常局此其間有个主宰而執其樞者有人豈不能旋轉乾坤有泰无否故曰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泰運人揜之也非乘龍御天何以語此

何為小往大來大往小來說者曰只以四時看春夏陽來萬物生日長一路開通去為泰秋冬陰來萬物日消日滅一路閉塞去為否似矣而實非也如此說泰否乃一成之定運如兩相對待然不可相无者也看來泰否是倚伏之機一正一反然

故曰反其類
否乃泰之反

泰失而後有否者也夫天地交而成泰天地有一息不交者乎不交則天地毀矣是有泰而无否者天地之常也有不交其變也春夏發生陽出而陰從之出固大來也秋冬收斂陽入而陰從之入亦大來也是陽常為主而陰聽命謂之內陽惟夫春夏而寒沍秋冬而煦燠陽不為主而陰得凌逼之反小為大然後謂之小來是陰不從陽而陽反受制謂之內陰此非天地之常也泰是清寧天地否是有病天地天地何

以失其常而有病蓋造化无心人為天地之心故陽
當長則有導迎之人事陰當消則有節縮之人事
譬之一身陰陽者血氣心官常正方得血氣常調惟
經綸天地變理陰陽者无其人以致二氣為乖為沴
顛倒錯亂把个開通世界翻做湮塞世界故于否獨
曰否之匪人可見天地本是泰所以成否皆人非其
人之故人之本來俱可以開泰所以致否皆自入於
匪之故則大來也小來也皆人為之往來也所以說

泰否之運无常總繇人造

天地間生物者只是陽氣陽明君子做了主便日日把生道去開通陰塞路天地得其天地萬物得其萬物故曰萬物通若陰柔小人做了主便日日把陰道去閉殺了開通路天地不成天地萬物失其萬物則世界亦非世界故曰天下无邦這通與塞之間只在人心一邪正間一念主于陽剛便是內陽內健內君子一念主于陰邪便是內陰內柔內小人內者人自

內之也即如堯時洪水為災四凶在朝丹朱在宮豈不是將否消息堯舉舜禹舉九官舉十六族便成宇宙泰寧此堯開通之也後世陰陽舛逆日月告凶山川不寧以為適當否運看來孰非人事上感召而然故不患无泰運患无開泰之人有其人泰固常泰否亦回泰夫天地間豈有一世无開泰其人者其內之也與外之也則上下交與不交之分耳內則長外則消泰否轉移係一念間先天天弗能違者也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

左右民

財成以制其過輔
相以補其不及

不曰陽內而陰外曰內陽而外陰有主其內與外者
矣不曰天地泰天地否而曰天地交泰天地不交否
有主其交與不交者矣此其故可思

天地之道無過一生天地之宜無過一時小人用事
都弄毀裂經常的事戕賊生理如何財成得天地之
道都行乖違人物的事顛倒當然如何輔相得天地

之宜然則舍下交君子別无財成輔相之法則別无
交泰之義也責在君故稱后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

句

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於中行象曰包荒
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主乎泰而得
中道者也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
福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泰否只是通塞兩路所以初爻皆取象拔茅子學子曰

則茅塞之矣所以茅要拔又要連茹根拔泰茅在外

世路上茅塞這茅有一根未拔去終不成全盛之世

否茅在內是人心上茅塞這茅有一根留得種終是

否塞機括留得在泰陽剛君子同類在下開闢茅塞

方是君子通行世路以其彙征之象也何吉如之誅

鋤外穢正要把全坤在外開廓清明故曰志在外也主

持泰運全在九二包荒者全坤都在胞與中是以宇

宙為一身者也荒者荒遠之義亦草昧之義用馮

河是臨深履薄安不忘危意思不遐遺是視遠如邇
一民不遺意思朋亡者三陽本君子之朋如以陽為
同類與陰不同有兩樣看便不是包荒之度所以要
亡這見合此四者又所尚只是一中五柔中在上二
得尚中行方與五合而成交如此可以舉全坤盡成
開泰故曰以光大坤之光大也

坤二曰
知光大

九三是乾之盡坤之交正是平陂往復往來之介然
陰陽雖有往復氣運之不常也只是以陽道開通陰

道則理之一定者也貞也能于往復之際艱以貞之
自无咎盖陰之來復原不足憂能以陽孚得陰還是
泰交還是天地通故曰勿恤其孚言不足恤只要孚
于食有福則泰寧之福可以常亨也食字有味

只如否卦

六爻處法何憂于陰之復來故曰勿恤

保泰全在往復之際故着際字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陰虛陽實故凡言象不富者皆陰爻也

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上三爻皆陰只順了陽便是下交其順之從四始翩翩順飛貌四順則三陰皆順是四以其鄰同去孚陽也順陽者陰之願故不富而可以能左右之曰以不戒而可

孚三陽在下以彙上征三陰在上以鄰下孚豈不交而成泰象中失實實指陽只明不富二字之義惟不富

而能以方見心之同故曰中心願也

翩翩順陽雖是好處然處泰而

得意之狀亦
隱然在言外

六五尊位必五與二合而成交方是天

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故取象帝乙歸妹

歸妹納后也

少女為妹中爻撰
震兌却好歸妹卦

以比君臣相得如夫

婦之和天下泰寧之福皆五所造故曰以祉元吉五

得中能與四同從陽謂之中以行願

即四
之願

上六則坤

極于上而必反于下矣城復于隍之象天時人事俱

過於泰而不可為矣坤衆則亢而失正故戒以勿用

師非不當用不可用也但于自邑修其告命則可然

雖貞而亦吝何也告命於可用之時則治命告命於不可用之時則亂命也至城復於隍豈告命可以終治故謂之亂也可見聖人制泰全在未然至於勢已極必不免於往復蓋泰之進只有亂故既濟亦曰初吉終亂不有聖人御天妙用與時變化泰未易亨也

總六爻各一妙用初拔是開泰手段三包是善保泰大力量三艱貞則當機一着所以使泰之不入于

否者全在此四五柔爻能享泰寧而已至於上特係泰極必否危機儆戒无窮之意盡闡於此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来

否閉塞也七月之卦也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来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内陰而外陽内柔而外剛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大義已詳泰卦、健順德也故泰可言内健外順不可以内順外健言否謂之内柔外剛柔主於内剛露

於外則剛柔皆失其正矣 曰內陰內小人明乎三
陰為小人然陰盡得居陰之道小人盡得處小之道
便都是轉否為泰妙理何為處小之道從大是也所
以否內三爻聖人言吉不言凶明與以處否之法見
得挽回否運不專在君子人皆有其事也若小人而
從君子則君子之道轉消而長矣

泰之時非无小人也是難乎其為小人否之時非无
君子也是難乎其為君子故曰不利君子貞夫持危

定傾君子未嘗无其具全身遠害君子未嘗无其哲
於君子何有不利且君子之貞亦何所不利惟天下
不得蒙正人之澤天地不得遂生賢之功是天下之
大不利也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

去聲

難不可榮以祿

天地閉賢人隱到否時君子只有閉藏便是順天地
之道以其愈收斂愈堅貞寂无聲響晉曰儉德避難非
畏禍也避小人耳

本義只訓斂
未盡儉字義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陰柔而中正小人而能包容承順乎君子之象小人

之吉道也

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言不亂于小人之羣

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茅陰類泰陰在外泰初拔茅拔人也否陰在內否初拔茅自拔也否不曰征而曰貞吉陰不可征從陽則其貞也否之陰柔同類在下若不自已剪除了茅塞

如何順從得君子從初拔去病根方纔衆陰從之皆正以其彙貞也如此吉而且亨陽為陰之君芟除已私順從天理即順君之道故曰志在君

君字一君二民之君五有

君象否初之貞即坤道君子之安貞也

泰二包否二亦包泰之包乾包坤不遺一物不漏一處乾包度量也否之包坤自包承受得起含容得下坤包能事也曰包承一味以承乾為事包承力量原不減于包荒但其事只是順道柔道小道故小人吉

若大人處此自有个即否即亨之道大人同在不時
同行柔順之事然却有個默默主宰乾坤事業把个
否世界自成亨世界豈是陰柔之羣所能希其萬一
可以同日語故曰不亂羣非但小人不可同君子亦
未易幾故稱大人六三亦是陰柔却居了高位挽回
氣運撐持宇宙如何做得不免取羞然却要包羞
有此包之一念方不入媚嫉妬忌侵害君子一路蓋
藏垢納污揜瑜匿瑕亦是善處否一件事

羞字對嫉
字看方明

恃人之勝已則嫉以其德不稱位曰位不當也
恥已之不若為羞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命謂天命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內三爻坤道只有一个安順外三爻乾道則有旋轉乾坤之任其事業絕不同如當泰運盡處泰的事當否運盡處否的事這只說得俟命說不得有命天命

原只有泰無所謂否故能于否時回得氣化仍舊是泰運方可言有命有命即孟子所云立命天之命自我主之也這纔是統天御天行事否四即泰三泰艱貞則平陂往復都不為氣數用故于食有福否有命則陂還是平亂還是治氣數聽命于我故疇離祉離麗也疇坤象泰初以彙泰四以鄰否初亦以彙皆以其同類也到否四有命則不必言以矣合天下無不在覆被中陽類固被福陰類亦附陽而同被福故謂

之疇離祉九五正位大人大人出世則把一個世界
自然一日休美一日更无否可言謂之休否一世成
休美方見大人造福此為大人吉然大人亦无竒法
只是念念不忘危亂所以國命日固一日自然世道
日好一日故又繫其亡二語上九則極而必變之時
傾則把一個乾坤直翻過來故先否後喜休之力極
其大傾之力極其難休則不必言傾傾則究竟亦休
然于旋轉否運鼎立乾坤其功則一也休否文王可

以當之傾否則武王之事大人否亨孔孟當之

總九二陰柔若不得擬以大人不知惟可泰可否

剛柔无所不宜乃成其為大人否亨之大人即休否
之大人在下則用柔中在位則用剛中此之謂與天
地合其德

乾坤泰否之分泰否乾坤之合知乾坤六爻作用與
泰否爻義相通則六十卦皆可類通

周易像象述卷二